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記

寺觀記三

成都府天慶觀道藏記　范忠文公

太史公論道家之言而曰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万物指約而易守事少而功多至於爲史記則以韓非申不害與老子同傳豈非後世多事必於有爲以至於無爲乎班固所志孝三十七家九百九十三篇而伊尹太公辛甲鬻熊管子之書見在焉至隋乃分經戒餌服房中符錄凡四種合二百七十七部千二百一十六卷而不著其目唐有道家類又合以釋氏而得百三十七家七十四部千二百四十卷以若干錄而管子列子法家所謂伊尹太公辛甲者皆亡不傳鬻熊之書存自明皇後不以著錄者又百五十八家千三十八卷則其溢於漢者千五百八十五卷矣噫老子著書五千言以爲盡天地事物之理後世

學者寖廣而其書益至於如此其多豈以其事虛无其辭難知必支離而後至於簡易如太史公所謂者乎　宋興祥符天禧中真宗始大崇起其教而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皆置使典領又命其徒與諸儒衆其書是正舛訛繕寫以藏於其處而以其餘賜天下宮觀以廣其傳獨劍南一道未皇暇焉嘉祐初成都府郫縣道士姚若谷慨然欲盡見其書而莫由得也於是東走於鳳翔府之太清太平宮慶成軍之太寧宮又東走於亳州之太清宮洞霄宮明道宮凡書五千餘卷太清宮者老子所生所謂厲鄉者也有九井有古檜有丹竈於是縱觀焉又覽唐開元及祥符中行幸故事以歸治平元年今天子既即位若谷又與其徒仇宗正鄧自和列言於府曰釋氏書遍滿天下州郡而道家所錄獨散不完願至京師得官本以足其傳於是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蔣公知府事以其狀聞且言蜀之名山秘洞勝景為多而道家書不完無以奉揚清淨

之風有詔即建隆觀給官本以足其傳凡得若干秩四千五百卷藏於唐者又千九百二十卷可謂完且備矣若谷宗正自和目録益其書爲五本藏於成都府之天慶觀郫縣之崇道觀青城山之丈人觀梓州飛烏縣之洞靈觀綿州之洪德觀使學者優柔以求其所謂清虛自然之要而至乎其師之道如太史公所謂者顧不偉歟若谷飛烏人後從於郫宗正青城人自和綿州人三人者持操堅正而皆有功於其教者後之人觀其勤勞而不輕其守則其書之傳爲無窮矣

表忠觀碑　東坡先生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于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甲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于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

臣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
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
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僧曰道微者歲各度其徒一
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
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
氏之意臣軾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
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
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
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
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乱罔堪託国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
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
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

非忠无君非孝无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鄧州聖祖殿記　　　顓頊先生

維周制天下邑立后稷祠而唐礼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充塞海隅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饗既而民祈福俾雨露之施无有遠迩亦以一民之望使知飲食作息皆上之賜粤維我　聖祖功緒永遠肇自皇世超絶周唐逾千万年威神在天垂德在下祥符癸丑歳始詔四方万国咸建祠宮立位設像歳時朝謁因周唐之故以教民順鄧故附庸孫章烈為成国維近畿遠吏民朴魯野不達礼承命不謹因仍故宮即其東廂以建神位凡進見之礼稽首東向更六十有九年弗革弗新元豊三年二月日維暗癸角作守始至伏謁惕然不寧既視事遂以言於朝度其宮之東得隙土南北十有二筵東西九筵伐木於力峯逍遥之山四年八月始庀工九月而告成馳其堂殖其廷神來顧享民以祇肅吕暇適以謔宋睹其終始乃拜手稽

為詩六章章八句刻之祠廷之石詩曰

高安在南分自豫章重山複嶺魚鳥之鄉俗野不文吏亦怠荒礼失不知習為儒常於穆聖祖宅冲皇極降監年下子孫千億羽衣玉佩旗纛搖節巍巍煌煌秩礼万国如日在天雍国不臨筠雖小邦其有不敬東廡西嚮誰昔營之民昏不知神以不懷深山之間野水之濱礼樂齊明孰見孰聞祖廟之嚴君臣則存失而不圖民以罔覯毛侯始來其則有意匪民之愚礼樂實堅章聞于朝帝曰俞哉弗改弗營何以示民九峯之杉逍遙之柟易直且脩弗斵而堪齋堂有嚴西星在南朝廷之儀万民所祇

大名府天寧万壽觀碑　　東平呂公

皇帝践祚之四年昭陽協和之歲九月癸巳宰臣京等建言天下州軍賜寺額以為天寧万壽既得請越十月朔丁未御史中丞石豫復請置觀如寺以奏可亦以崇寧万壽為名唯節鎮置之而已近臣繼請於觀置明離天保二殿明離祠火德天保奉

本命而天保之額上為親書之曰恩鄉以留守北京沂承命即
遣人詣京师請成節正局觀道士褰昌辰掌觀事昌辰經圖其
制得府東真武院并大其故地而更造之三關前門挾以側堂
大殿中嚴醮壇對峙明離天保頏面于東序真室道藏咨設于
西清客舍齋廳間列廊廡講堂寢室深逵疏漏以至道侶之所
會集童行之所休息并庖浣沐閑既煙匽莫不備具凡為屋二
百八十有九間惟真武殿偏禧餘皆創立為其經始落成之年
月與寺相先後而吾皇之所以下下羣臣之所以報上與夫式
京之士民聞詔而樂祀已見於寺碑者茲不復道也臣切以謂
道未始有物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日月星斗得之以旋轉者
也孔氏之儒釋氏之佛老氏之道未始不本於此而孔氏經世
藏用而末之奮言釋氏救生体变而无乎不在唯老氏則絕弃
聖智以復於无物則不離於太宗而已是故其祠以三清為主
而上之玉皇大天帝紫微皇天天皇南極大帝三十二天帝部

但日月星宿六甲十二辰下之地祇嶽瀆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莫不咸在盡其所自生與其所以神者茲是而有祈焉固其宜也伏惟 皇帝陛下以天縱之資應帝王之運故聞儒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致治成法則朝謨之廟堂夕措之天下而不以為難聞佛者之勸容作相揚眉瞬睛一言足以悟人則延序接引而不以為誕聞老者寶珠如黍萬真之會上無復祖天中之天則書鑄傳布而不以為疑故羣臣請建寺僧傳妙法置觀藏真安祠火德以崇興運本命以固生元亦皆受之而不辭凡以出於本宗而知其固有故也然則躬萬機之繁豈足以勞吾神極四海之奉豈足以狃吾志哉且固知惟慈能勇而躬持乎三寶之全以道法天而成乎四海之上方且致勤力之治於千載寂寥之後養松喬之壽於九重護濩之中目雖歸老丘園猶冀旦暮之遇也昔者皐陶賡虞而舜德元尹吉美周而宣功興臣竊睹焉因觀之成作銘以獻其詞曰

域中有物誰能名象窈窈冥冥含其精包乎乾育坤陶万形運轉兩儀騎列星臺氏得之以為經其祠主之雖三清天所列真地群靈乃所自神與其生日子禱君福壽可增於茲有祈理所應真人來應帝王興每聞妙理心已傾中虛万務莫定攖養已焉能啓五情保持三寶唯勇行道參天地位乃成堯舜舜比皆此明喬松不假雖禮清表烽非敢當於銘作此庶幾奉椿齡

吉州三清殿記　劉學士偉明

道家謂天有大羅其上則元都玉京山也山延袤九万里七寶成就有城傳其根面各二百有四十門羅以寶林綠葉朱實城中芝英五色蓮徑度十丈嫵然叢生無有彫彈有宮焉是為宮臺妻由下之上上宮號玉清元始天王所治中宮號上清太上道君所治下宮號太清太一老君所治三宮始雖若不屬已而神通于一宮如也然玉京天路多至於八十一万而山岳洞室適相直焉者又八十一萬皆列真君凡大寧始終如古人所謂

九九八十一者異時列真朝上京日或三至或再至或三日一至經行億万直轉聯收吸頃耳而卒不敢望彼其宗仰可到乃如是況擾擾之下士乎然則殿其登而不吾右亦聯民所向者之所自致也吉州天慶觀唐故紫極宮國朝列號均慶祥符初書肩自天頒者真宗皇帝感焉國以錫今額九年冬會天大風旁告火妄行而觀之三清殿熇熇隨盡惟是香火不綴七十餘年於茲矣一日道正金要祐白誌其徒曰吾人生長休明衣怙食嬉非飛真爲依尚叨使我有此冠且得若兹觀殿若像不幸殫於往歲一昔不救之烬炳中間尺椽寸瓦不置于雲力雲播爲莽墟殆非吾師所謂元始居協晨靈宮之意也吾忝任斯責矣於是募可興吾事者得吳信錢百万以倡其辦未幾應者是費然後其爲屋五楹高五十尺宜以層櫨曲枅翼以丹黝飾以仙靈雲氣邸堊藻井列錢青瑣之浮動而欄楯堵塢建其救并瓦弗支則一切改文石爲之既而建像十三其中若適至然謹映

輝赫觀者摺晉經始於元豐三年之春竣事於五年之仲夏
而力不乏用錢合七百万有奇而樂輸者初不俟勸也其本末
成就蓋如此先是隆慶禪院沙門利儼者以龍華會緇里之習
佛人為異時福田利益因取其羨財別建轉輪大藏度用錢二
千萬勸者方走跡四掠而希白亦構殿閣請資家間人皆難之真
後儼緣化道上員而希白所治宇已盡如幻化矣於是議者謂用
儼力纒纊不兩緣合發之時營十有萬錢敢若擬於圖須殺於
七十年之相望而照地金碧燦然寄諸一唱其為力工拙難易宜如
何哉若希白自謂知任斯責可無負矣余友歐陽君通叟與希
白游且有舊為抵書走洪求余文以識而未暇也而希白比三
請滋甚勤因為之擬其可附著者使鑱諸石且以志吾里人
樂易以善起也希白能詩於琴尤工其為人號有信義者

吉州道藏記　　　樂善居士

大道無言惡乎迷之大道無象惡乎藏之言而非言則三洞四

敷述之至於無窮而言非多也象而非象則百千萬億之數
於不可盡而象非礙也於是吉州天慶觀道士某甲作道經藏
成因寶文閣待制李公琮來求予記嘗試以所學訂之空洞之
元氣母混成不忘為真不二為精不昧為覺不測為神孰清孰
濁孰凡孰聖孰短孰脩孰廢孰正輕極重生上下乃形下騰上
降水火傳爀故有日月晝夜司明一二成三三微成氣三氣成
條三條成節大明終始五六循環日從左運辰以右合周流六
十政新相易剛柔交發三才冥體杳顯太空三清所都莫知其
先強目曰元莫知其初強目曰始莫知其大強目曰太莫知其
頂強目曰上高而無至仰之曰尊宰而無我主之曰君能虛能
盈能一能萬化生諸天成就世界中有妙山名曰玉京四方既
正八天既分三十二帝分任寶城斗貫角彰井致奎璧奧承岡
建五合造運抄毫劫發奧道同流劫運悠曠太少格塞邪氣失
元散着群生因其九竅發生情識情流識蔽死轉顛倒因流起

愛敵愛生憎憎愛交攻前伏後起卒明越昧積昧為陰結陰為幽入幽為鬼神為人形旁為異趣啖食凌暴更相強弱性不得靜命不得延思氣慘乖干犯霄極三清化生三天帝君覽觀在下一念與悲自然妙氣絡繹成文靈風鼓奏自成音聲至慈度厄至仁好生至正推邪至明破冥上列宮曹下設五洞眾真授職列仙分統真機既漏玉字乃出火鍊洞陽筆書空青玉檢金版符籙呪訣教授仙眾威制魔群錬度魂魄役召萬靈太上道三上真道七中真道六下真道四金口所說三師所授瓊靈寶笥秘藏天臺寶落人間太倉一粹修真之士集為三洞今多務得附以異術無無上真名曰洞真幽深微名曰洞元靈奇隱顯名曰洞神非真之真泯寂無文非元之元妙體孤存求神之神欲忽無垠子誠其書勞苦經營子嘉乃志試為子詳靜室焚蘭齒丱鼓鳴經畢冠褐臨目注誠誦存三氣映照指身誦持萬過反覆致明無為經肆無為說發子有空將利人乎人獲

其利可以具況彼之轉書追此完備損金出力亦甄載至實者
觀關遂竅習意一觀而悟一居而修肯棲處所欲可求外呼
六宮內去三蟲往來外降保守三尸激激塗一牙真鼓八瓊高奔
七曜蹤濟九精回紫抱黃把握五行二十九戶混合反爲雲琅
玉霜相暗景交英可以還返淳可以反覲金童列侍霞車下迎獻歌
飄搖与道合并然則道以書傳書以藏積積其所傳与世爲益
益而損之損之於无射无合无与天爲然損藏之利不亦博乎

成都府天寧万壽觀碑　　廬峰居士

崇寧二年九月癸巳宰臣蔡京等言伏以陛下追述先烈親決
万機分別正邪明信賞罰修飾法度協和万邦上當天心五緯
式序元元之民蒙被休德顧何以稱錫惟天保之雅歸美報上
皆以福祿壽考爲言今天寧甫届恐士傾心臣等伏請建寺天
下賜額崇寧以增裕无疆之福十月丁未御史中丞石豫言劫
以道本无名爲天地始陛下處无事之事居万物之宗眷[illegible]舊

燾天地長久願置觀宇外亦以崇寧為名觀作別殿以崇本命制曰可三年二月壬子敕崇寧觀寺并悉以万壽增之四月癸亥翰林學士張康國言國家運主火德世曆景興自陛下建陽德觀于京師垂象順行人神協慶乃者天下崇寧万壽觀建火德真君殿揭以明號稱崇奉意願詔閣待制知河南府范致虛亦言杭州既請本命殿賜名天保並以御書刊石均賜是本許募州於倣以垂天下詔皆從之五年十二月戊寅改賜天保殿為景命万年政和元年八月丁酉易崇寧為天寧按攬非節鎮不聽置成都劍南西川也法應置以故龍圖閣直學士知府事粟棨卜府之西偏嚴真觀廣而新之工未就者備龍圖閣直學士呂嘉問為棨代報請置昊天觀事聞勅廷至天寧閣于有司侯天之請罷復以嚴真觀為今觀大觀三年十二月甲戌顯謨閣直文學士充府事宋子野被御前旨以觀僻在城隅湫隘段東有民囿尚觀相屬可購地益觀賜度牒之空名者凡五十以其直

給地券且貲營繕一切費勑子野提舉措置勑內藏庫使權恭
遣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高偉專督役事子野丹圖會費以
聞得畫許[illegible]工於四年十二月戊午明年二月巳卯告成
之府事[illegible]甲寅以工畢上蓋為殿五曰三清曰景命方年曰
明離曰九曜曰[illegible]經若櫺若門若扶若廡若堂若樓若齋廳若
道院合一千九十有六間以役計工通五万三千有奇以錢計
費緡万[illegible]作之雄得易大壯造之人端拜而望如
翬斯飛[illegible]細无錯以金翠斷碧鏤雙精緻妙好三
清士[illegible]像偉靜飛薦獻名物因不肅潔允
屬壬戌之冬御書[illegible]青詞杀表前期而降期至則醮通七晝
久守土之臣為之司表[illegible]書銜且名以遵遺旨文卒鈐轄轉運提
舉常平學事[illegible]其屬若僚吏將校之隸于府者雖拜堦
下稱万歲壽又月之初吉朝謁于觀如所須令夫自劍閣而南
成都為大府府之[illegible]地真如璧真當西漢時君平以卜筮隱依

著龜以適吉凶莫衆乎言則依于孝與人弟言則依于順與人
臣言則依于忠[illegible]書十然乃言皆老莊指揚雄以謂君乎不作
苟見不治[illegible]而[illegible]於其採雖隋和何以加諸觀實君乎
故弟通加[illegible]則此劉向得銅壺鼎鉶凡九物壺有
丹砂飛石[illegible]有二百此復得銅龍一鋪十有四
觀諸此則[illegible]宜其歟然延樓三十稽首而頌
長生久視[illegible]可幽而稱非延壽益算則長生保
命之松喬[illegible]賞刃解以昭示万世頭不可以畀
非其人而自畢[illegible]其法誤恩下逮寵以書撰閒命之
始惓恐失措即日首蹈[illegible]鄙自惟念頃者待罪西掖實
代王言又脩撰[illegible]次對延閣河圖文謨兩直學士皆以文
字爲職今迺之外書無能儗下撕年等語正且子之大願甚可
以不敏辭於是盥沐拜手稽首而獻言曰臣聞堯觀乎華
封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富多男子後之人曰

懷歸美報上之心者必稽爲天保之雅是也非特天保爲然雖歌太平之詩詩通八章其四章曰君子万年而以介爾景福介爾昭明永錫祚胤是以有僕繼之至於秦魯諸侯之邦秦襄之終南亦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僖之閟宮亦曰俾爾壽而臧俾爾壽而富齊惟陛下聰明文思若稽於古廣運其德格于上下內則九族既睦外則黎民於變巍巍蕩蕩如天如神顧臣之愚誠不足以罄崇高鴻以對揚天子之休命然臣在侍從列十年於茲懷未能指視堯之一詞則是弗得爲華封人齒也臣切恥爲謹撰慶成天寧大壽觀頌十章章十有二句書諸石而刊之其詞曰

明明天子尊道事天清淨無爲以法自然發之圓清載以博厚番我衣食兩被民庶終日乾乾象帝之先臣拜稽首天子万年

明明天子達孝爲仁則友於其兄之德之純惟功之揚惟事之述於皇神考聖志惟一其德如天其澤如泉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達禮之微是正冠昏以式九圍昭回之章序茲五禮
貽之方來有臺斯啓經失其傳乃今昉延臣拜稽首天子万年
明明天子度取諸身新我雅樂弗泥古陳旋相為宮職以大晟
人神以和叩金石簴歌詩在明協亦管絃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於樂辟廱濟濟多士惟訓之從諸侯泮宮薄采芹藻
聖與孔昭振古是考鄉舉里選今也則然臣拜稽首天子万年
明明天子武德有常實墉實數經理土疆河湟氐羌罔不順伏
蠢茲百蠻冠帶惟之鑄其鎧鋋烽臺熄煙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恤恤惟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革杖以笞法令完具
囹圄屢空幾致刑措紀之簡編用永厥傳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首志惟熙發政施仁理財正辭周南之風自家刑國
覺明御勢以迄于昊權綱是尊疇敢弗度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明明天子受命永昌寶玉鎮國鼎金奠方上靈丕嘉露甘泉醴
洪河湛清五緯循軌諸福之物數無古先臣拜稽首天子万年

明明天子政莫與隆淵氷是懷弗有其功勒文穹碑驅[illegible]
乾坤之容渠可繪畫承平之慶敢著于篇臣拜稽首天子萬年

眉州天慶觀飛輪藏記　芸室先生

道家者流其來最遠發自黃帝氏作至周有老聃得其傳戰國時列御寇蒙莊之徒和其說迨秦漢間遂名曰黃老之學其道以虛无自然為宗以清淨淡泊為事其真以治身其緒余以治天下中古以來蓋嘗為堯舜周孔之道並行於世而不相戾異乎所謂浮屠氏之學者也浮屠氏本出西方至漢始入中國霍去病擊匈奴獲休屠王祭天金人顏師古曰金人即今佛像明帝夢見金人飛空而下傅毅以為西方之聖人遣使於天竺訪之以歸自是佛法始流傳于時究厥所由其與道家之學本原不同而途轍各異曷不取道德經五千文攷之其言微其旨遠其文簡而嚴其義宏以肆殆與六經相表裏非若氷炭枘鑿之不相入後世學者猥旨併老佛老去者吁可怪哉今羽衣黃冠

寔黃帝老聃氏之苗裔也尊其道以為徒合其徒以為廬葺其
廬以為藏藏者所其徒之書者也於是洞真靈寶天書雲篆之
章琅函琛笈金匱石室之秘龍經鳥印紫霞服日之法以至延
真降聖之科燒煉符籙之術諸家異說紛然而陳不勝其多矣
眉山郡城之北為天慶觀雕甍靚深氣象森嚴華為一方白
棲雲遊之侶獨未有藏經之所而主觀事者勝數道始創於大
殿之東數道廉勤可以取信於人堅忍可以濟辦其事主積累
累日益月成金碧工巧間見曽出輪飛機動天旋地轉既達與
以儲其經若干卷道院以隸其業紹興中造始於戊辰之春斷手
於壬申之秋制作壯偉遂甲於西南其自官中都敷道千里以
書來謁曰是殊勝事不可無文以記年月久之未暇也今茲來
治潼又不遠千里重趼而至叩請曰曠石久矣願毋固辭昔孔
子西藏書於周室掌繙十二經以說老聃聃問其要曰要在仁
義今子藏若干秩之經其言不啻以万億計敢問其要果安在

耶曰五千文蓋道家之要也曰至哉言矣予盍歸而求之有餘師於是書以為記隆興元年孟夏既望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潼川軍府提舉學士兼管內勸農使楊椿記

上清儲祥宮碑　　東坡先生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石臣軾拜首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

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宮自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
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四十頃給之刻玉如漢
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服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
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
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
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万計凡所謂
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一万七千六百二十
八万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
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
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
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大館于西以居其徒
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
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黃帝老子其
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

周易何晏[illegible]貢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
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
金母之号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
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
然臣嘗切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循其本而
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
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
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
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足
臧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
怒而威損利以與民故不藏而富節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
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
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

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
歌歡闐於天天地喜喜神祗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肯至時乃時
億求作神主故曰脩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
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
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而獻銘曰
天之蒼蒼若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是耶我築上清儲祥之宮
無以來之其肯我從無恃之政媚于上下何脩何營曰是四者
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歆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
去何事帝而猶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
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新宮察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享左右耆者無競維人以燕我右
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曹受之篤成其材千石之鐘万石之簴
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金山神霄宮碑代毛夫

上既夢遊帝所親受帝言將興道教政和七年四月乙未詔天
下悉立神霄玉清萬壽宮鎮江府以龍山甘露寺改建如詔書
越明年節御既嚴像設斯新李徒徽猷雲差川至齊闕京師於
是上親書殿閣等十名以賜又明年五友領符書上曰神霄宮
成嘗書安友其書之臣謹按圖牒及道藏書金山始為浮玉山
言自王京諸峯浮而至者後有即山以居而得金于水涯者因
以名焉又父老相傳先唐時嘗以為龍游觀已而為浮屠氏所
有者幾一百年故金華楊氏洞天記曰中國洞天不載於名籍
者尚多有之金山其一也蓋其前臨滄海却倚大江獨立五明
以天為際風濤朝夕起其吞吐日月晦明環其左右攬取數州
之秀於俛仰之間而下瞰魚龍之宮神靈之府蓋宇宙區異古
今勝處也則高眞所庭逸士所廬天閟地藏千有餘年一朝歸
然為海內琳宮之冠者夫豈无待抑惟皇帝陛下紹神霄玉清
之地撫炎精昌熾之運九意所屬天必從之風馬雲車會于明

庭者帝之所眷也瓊章玉字諄諄而告者帝之所命也笙鏞合
奏者帝之所示也方且躬承秘訓思既墜之緒瞭然悟本合道
德而一之以幸天下其神機所運雖兩儀二氣曾不外吾提挈
把握則名山大川東被嵎夷西暨崑崙南極丹淵北逾窮髮者
特其融結之一斑茲山嘗吳楚之衝去京師三千里而近在吾
顧盼之地是宜清光一瞬而土木耽耽金碧差差雄視東南與
天无極以至山君海王江神川后奔走率職唯恐其後故華榜
既揭天宇聳穆鸞翔其空湛符之晨水波不興赤龍自獻世徒
咨嗟太息以為瑰奇詭異之觀殊不知天人精祲脗合冲融超
出形埒者乃其餘事故臣嘗論之在昔人君崇方士之說望殊
庭于縹緲若未嘗不自以為得與神明交也彼不過涉其涇庭
味其糟粕區區於巫祝之小伎機祥之末節尔亦何嘗有以神
贊帝君之事告之者玉於戲盛哉自造劫以來書契所傳于於
變化出應帝主與天為徒其造物者為友明道闡教為生民福

者上一人而已何以言之世稱得道而應其者莫盛黃帝然黃帝遊赤水則遺玄珠訪具茨則迷大塊盡黃帝自區域而企天遊於納山川於車馬之間而不足上由胥極而昇其教故運山川於几席之上而有餘則身自以爲自浩劫以來書契所傳上一人而已豈虛言哉上敕漕臣蔡攸總領工事始於政和之七年秋成於明年之夏凡爲殿有三曰長生曰青華曰黃籙爲臺二曰寶籙曰築笈爲閣一曰龍游曰經又爲鐘樓爲泰定庵皆上自名而書者遂命太素大夫黃洞居之洞學道於茅山五十餘年流輩推重上以金山爲天下神霄第一故首以付洞臣幸得以簿技待罪從班適守茲土事成而書臣之職也敢以斐薄爲辭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帝曆寶籙臨九壘万靈祗肅來三天真人下執玉中權斡旋不動堪輿旋闢茲流俗劫變遷鍊形蛻骨惟所先聿興至教窮海壖歲乘胥相五清都運倖哉浮玉當大川地維四絕中嶄然世氣

不涤瑗以泉吴峯矬嶠輸風烟天啓地侍技方樣宛如龍湊切

開年帝偉實集題其嶺神光下燭陽侯翊舍符于簡功用全成

龍龍矗江神虔翁濤弭伏蜑母鮮回翔鎬羽登嬡蜓霞冠豆福

其數千乘先日覲虛皇前坐令下士等高鳳爲知帝力施典遜

下自作頌鑱磐堅不磨無與嵩山傳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三十五

記

廳壁記一　題名附

麟州通判廳記

張安道名方平

今之通判古之監郡郡政之治助而成之郡政殺糾而正之此足以宣天子之風詩察民之志也我國家開拓大業郡縣五百里德政所被人用宥悅皇威所加罔不震恐故使一儒者鞭制荒外何其壯耶麟州舊擇實昔新秦按秦武王轉徙東民以實此土又用茲富因以名之漢廷朔方之郡唐爲麟州之域匈奴綴荒在河一曲党項部族漢民混居長城其前屈野川其右左帶樓煩之境南偏赫連之鄉惟府由茲脣齒相輔開元年中群蕃搆逆戴公致討請城麟州所以安餘種也顯德之末劉崇不賓揚侯作藩移壘斯堡所以護其寇也（移麟州治於此）雖通判之職殆未嘗設雍熙二年夏六月始某拜命倅蒞是邦其緝兵極

民無侮致剛利與守牧相為表裏矣下安堵以宅厥勲取財因時不奪民力廳事敞閑獨貸燠旼故歷傳也使停息其間又廳聽也欲聽行其教善禮之攸寓民之是依得不盛哉於戲君道惟艱難於審聽官道惟艱難於克官民道惟艱難於能安若是廳也帝王之詔令在焉千里之刑政系焉若職君之務如飢嗜食待君之民如子侯息則明於中出刑政用情內杜擅權之吏外絕無告之民請謁廳也守疆內人用休息若忽君之令冠君之政掠民膏腴為妻子謀則志厭於貪害荒於濫既厚編櫝之責亦速覆舟之坐請是廳也覽其居者肆其何好焉賢行難著仁恕易曠敢銘廳壁取為政規後之君子勿為身世時曰來躔

興二年八月日記

婺州永康縣題名記　顏待制

永康自復十代載從祖恩諫為其令後三百餘年始復來其閭令民自五代而上不可攷而續宋始有天下二帝傳事於戲民

故興國以前令皆假攝朝廷紀錫命官距茲纔三十二年來者二十有六人矣噫永康土方廣三百里民著籍二萬家仁者長之使俗安而化洽豈曰志未行乎但今之議賢治者不風教是期而惟曰簿書辦整刑政寬簡郡部亦褒是而與否之雖然君子豈屈其所學而苟悖道之譽乎曾有磨志弗就而去猶愈佹志而踐名顯谿國之祿而墨民之至罪莫大焉若二十六人者其中或信己之道而外時毀譽敦遲於民或泫絆俗牘而廢志未甚申鈞可曰良令所見之跡則存諸田里父老之論提名民而稽問之則歷歷可詳詳而後思則自且者或興起而其志由是知後之斯記亦有裨於行道也

書院題名記　　范文正公

皇宋闢天下建太平功揭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塵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奮于丘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自故兵部侍郎許公驤而下凡若干人

先生之嗣故都官郎中維楨登賢學士綸並純文清學世濟其美清德素行貴而能貧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二百萬建學于先生之廬學士之子殁中丞舜賓時在私庭仰幹其裕故太原奉常傅士績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故清河職方員外郎吉甫以學記以領其綱學士龍一而止眞宗皇帝為之嘉歎宣可其奏今端明殿學士盛公侍郎度文其記前參預政事陳公侍郎堯佐題其榜由是風丕西方士也如狂野方梁園歸歟魯學豈甫如星經於如雲講議乎經訓思乎文經以明道若太陽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時之妙万物焉誠以日至義以日精取學為海則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浮詞為鋒則浮雲我徒良玉我切然則文學之器美成不一或醇醲而古或郁郁於時或歧於層雲或深于重淵至于通湯之誥明堂之風化洞春秋褒貶之法達禮樂制作之情言亘六藝三王之書傳涉九流百家之說者蓋亦有人焉若夫鄉閭其器有憂天下之心進可為卿大

夫者幾人其學能樂古人之道退可為鄉先生者亦不乏矣想夫二十年間相繼登科而魁甲英雄髦手臺閣蓋蔚蔚然未見其止宜觀名列以勸方來斯級者不負國家之樂育不孤師門之禮教不忘朋簪之善道孜孜仁義惟日不足庶幾列金石而無愧也抑又使天下庠序閱此而興齊齊群肆咸底于道則皇家三五之風步武可到盛門之光亦無窮已他日門中人繼德至行高尚不仕如睢陽先生者當又附此焉

定州縣壁題名記　韓魏公

郡縣守長有記于廳事之壁前代无謂唐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緣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尚則圖諜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之名氏遷次亦古未也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重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未者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爲大兵据職我故朝廷所寄之重不與他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

魏瀛鎮定四路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居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而孫乃於為患者故臨治以來惕然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重被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捷綴錄編因訪國朝以來為州者之次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狃於武事不以圖籍為急壞散亡缺卒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記者書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制之始為首書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為政是不固不可以自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既鑱其名氏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覩之思不媿於後人座右之誠也可不慎乎其壁記

白波發運使廳壁記　蔡君謨

唐開元中裴耀卿建言瀕河設倉庫治舟以漕湘衡吳楚淮泗之粟行水數百千里浮鴻溝達河泝渭以食長安用是國富以彊其後劉晏收復舊制費益損而力益騁號為材能自天子居

大梁南方之饒舉而不西乃取關中北水以東下爲三門白波河陰咸設官蒞治發運之職其治白波者增使名而重之金部員外郎張君既總使職其治凡郡司之所賴貨財百物選賈上下必精思以行之故事無留者因稱其所治介於河洛之間南比有嵩山少室天壇太行群山絕時之美迤近環合登高而觀之可以娛遊而宴處於是累高以爲基臺誅茅以爲圃植宇聯屋互作仕致圖誌書記丞並幾案官事且休日出其下彷徉而自適夫治繁而簡若其中有餘以靜而動者於心無累居勤尤亂之務而未始離乎簡其爲心也豈不裕哉

諫院題名記　　司馬溫公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

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某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鄆州使廳題名記

富文忠公

鄆實禹貢兗州之分在漢爲國元魏爲郡隋爲州唐初因隋制弗改正觀復置總管府以休兵也元和用武置天平軍以扞患也據要處劇控若咽吭治與亂咸不忽其北地衍而負固故多危聚其俗銳而右力故多豪傑藪田墳沃衆物繁夥當時方天下郡宜少與校畫國朝並取隋元和二號州以管民事軍以行戎政各有攸處不相參焉然自天子去雍洛相汴以都汴無山河形勝惟西倚武關隘若金城之固北暨狄東漸海夷則曠然無以爲禦獨天平介於二方爲巨鎮上可以蔽京師之重下可以殿方隅之廣必量時擇帥恭大且艱矣合難與大非賢者不能守然往時雖用舊臣多滯於民事貴聖好文咸平後專命

儒者或以材治或以德臨文人相望雖之時之晁補于由歲五
六月僕射汝公醇柏林以資政殿大學士來此未及下車而問
州之利病悉知之既已習事古職修舉科防不煩而人易從法
令幾置而人不犯流亡者復盜竊亂賊者遠遁鰥寡孤獨者不
失其養未嘗以法繩吏而拱手工所規覬亦未嘗督責於民而
倉廩以實於是作新宮募生徒人皆向學士俗一變如大熟得
灌如華族得醫官私獻謝如無臨制之御與刑之策而務自
化不見其迹贊任矣哉治之至也公嘗三秉政有茂勳集于邦
家以天下之才撫一郡宜乎不勞民而用人公居多暇裕因徧
攷前守治狀與歲與名將圖列以承職與唐自國初至政已浸
遠不究惟宦顯為人所傳如中書令石公守信侍中曹公彬駙
馬都尉吳公元扆輩者無幾不及故闕之政邑甚迹貴最可述
先是故城迫於鉅野澤地頗卑濕又瀕澤以閘澤水怒溢不禁城
遂壞咸平三年詔徙于東十里從源也今所錄也新城迄茲凡

三十六人刻諸石并取授受歲月附于名下得以嗣書所以重陪京之地光治人之職亦春秋姓譜大史年表之類焉夫名存則政與治然能否有行事在故不書厥而命竊題辭以信於後時某年某月某日謹記

閬州新井縣廳壁題名記　　蒲左丞

縣令比宰相位不同　其所繫同宰相咸愛於民不若縣令之速宰相坐中書堂爲天子謀慮天下事有不至焉其害即不及於人天子可否於上百官論議於庭要其是然後行之令長坐縣衙施設措置朝行而暮遍諸出而民間有一不至百姓不旋踵被其冤鄉者卑吏胥吏莫敢抗也縣吏小史莫敢爭也將訴於州辨於轉運使事已去病已成力已不勝矣宰相非其人以公議可罷縣令不稱職類無大過不滿三年一去噫是亦難哉新井縣自建隆開國例以令治承平既久大姦窟事多綱犯倫墮廢而不舉天聖中始以京朝官易之品勵激勸擇書最獄訟不以向時無

條理然而記錄之不存名号之不彰由天聖迄嘉祐三十年間僃十人而太守中允黃君至始議刻書其姓名又詳其邑人陳某自始有令來世遠代去多不盡記前天聖而言已失其傳後天聖而求京朝氏族官品具在皆可刋列予爲吾孚之可乎某曰士大夫嘗欲訪求所謂十人者爵氏雅跡論者以究其施設豈直而且不得其詳今黃君之來以簡辜敦本寄用寬不滋一事而成自僚吏至閭之民安食穩寢不識公人文帖之擾無愁歎嘆嗟之聲因其安閒又能修舉廢事以載國朝更置之端與諸公名績之美使君撫諸某嘗有請欲於前況有是見屬遂爲之記六安嘉祐三年四月五日記

撫州使驛記　　王學士補之

善爲政者急其所急以及其所緩而經理於急緩之際所各有方不善爲政者反此若夫敎化以奪其未順之心衣食以厭其必得之欲廉不可留之獄訟郵傳所告之求窮簡閱官吏崇其

害而救其患此最其所急而不可緩者也至於城池之所以備
務廨舍之所以與民倉庫之所以出納及臺榭廄驛其囿之區
區宜革而革宜修而修此差可以緩而不可廢者也故未明事
於一州者得宏敏周通之君子則將能周旋裁處急當其急緩
當其緩常不繆於序而其間又周旋經理使其利足以捄害其
損足以為益游賓而厚得近舉而遠存不然得鄙近偷惰之世
吏則其裁處多不能當其序而經理又不能適其宜姑前之云
云者此後世之通患而論儒法士所為發憤而思古也治平二
年四月某日撫州之廳成太守司農少卿錢公某至唐刺史危
全諷之所建也蓋全諷之建當天祐之元年至今若二百年而
其勢將壞故公始議主之而方是之時公之為州已踰年矣其
政令已行而吏民順說歲常有年獄訟清簡公喟然無為也於
是使兩縣之令各致其材而不自悍其煩纏縈焉遂故能以旬
有二日而成既成則其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而其後又以衍墉

其中六楹故使坐其下者宛轉四顧谿埜虛曠稱夫明堂臺千
里者之勢其用於事而善如此此真所謂宏敞周通之君子哉
嘻天下之有撫州而撫州之宜有治廳者固无窮而治廳之內
太守之迭廢而迭去者亦無窮也然則今者之役不有文字之
出折以記於無窮之間則後之人孰知夫為是役者自吾錢公
始而為之又適當其序且有方也故某承公之命不敢辭以不
能而遂為之記云

直講題名記　　　劉綿脩　貢父

自三代以上教學之官為重其在周師氏保氏是也漢世以四
科辟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此三公之任師賓之材也其
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溫故而知新可以為明正已而物正
可以上修蓋所謂德選者若夫文能案章明足斷決非不直
強矣任為御史三輔縣令非不劇且要矣然而三而後及之焉
其重輕先後豈虛言而已哉夫治郡猶粗書以趨辦武夫俗

興文吏一切莫不言材許功者皆其時也以謂學校無所用及夫世治隆平既庶而富武猶光所施其誅強圉無所售其力在上者方使百姓與行壯幼孝弟長期稱道修其胥中之誠以應事物俯不媿於人仰不愧於天然後知教學之為達材成德也是故學官之重輕繫世之上下非強有所左右也蓋其生於無所用貴由於不可得已爾宋有天下百有餘年庠序之教遍于四海而京師大學之盛近古未有朝廷發號施令名臣建議與其未嘗不以為先用是觀之其為太平至治不其然乎漢制博士一三科上為尚書其次出為部刺史其下不通政事以文次補諸侯王太傅是故公卿之選由博士外者最多自建隆至今學官之至相將侍從者蓋嘗班班焉惜其未嘗記錄無以詔後問於耆舊老人得某甲己下若干人故爲作記刻石具列名氏遷徙歲月不知者蓋闕焉來者得以續而書之焉

鳳翔府尹廳題名記　老明允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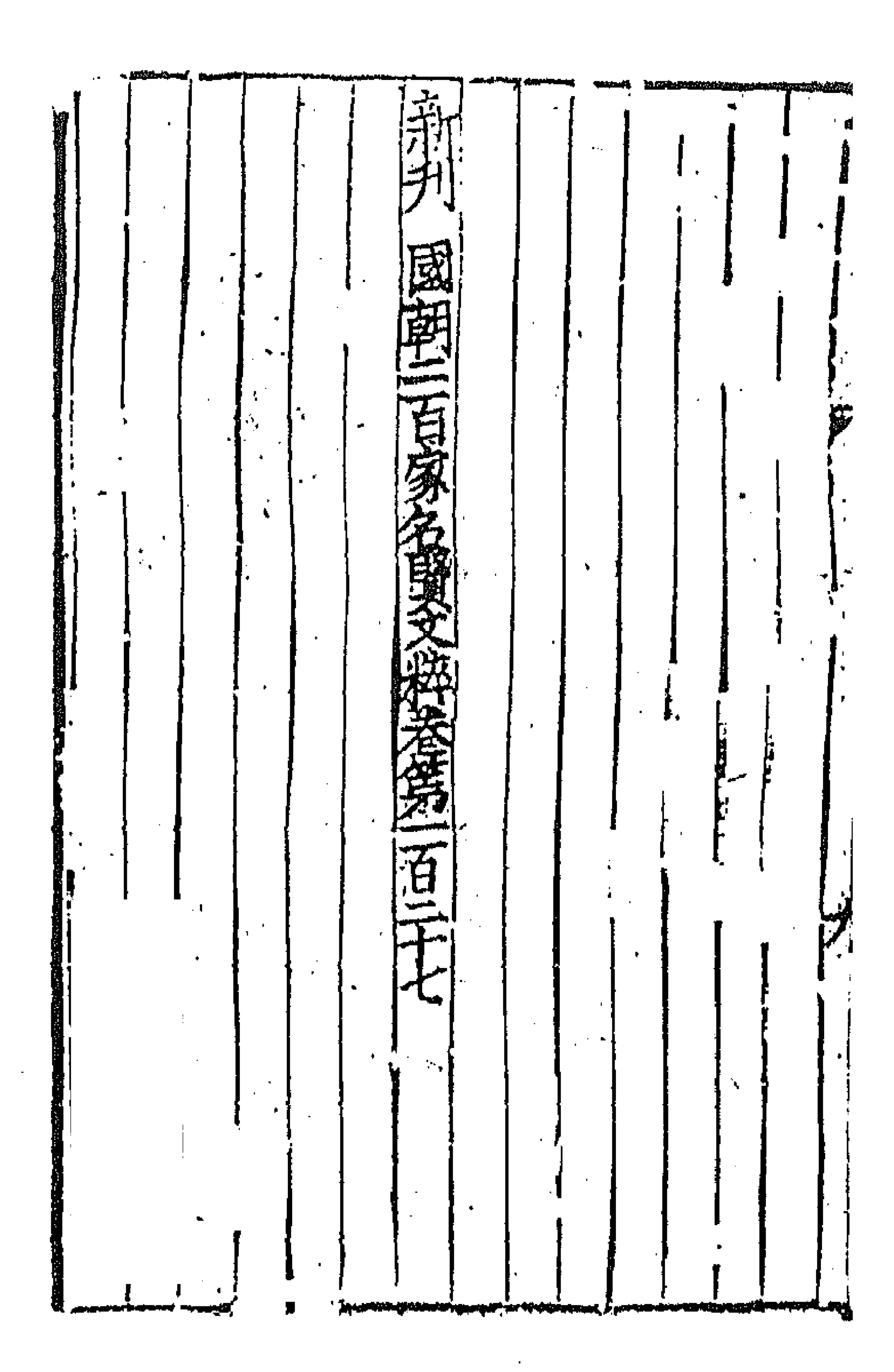
道之在天下有爲物已輕而所係已重有爲功甚近而其流及遠者雖情狀彝變有所不齊要之百物不齊而已故古之制器者皆取其功名而勒之然後苦良工拙不得欺於後世况乎郡守之爲有地千里帥古連帥屬長之任又不得識名金石以傳國人則治民之功制器之不如也元豐四年天子命朝議大夫公來守于此既踰年矣政成事暇公召其屬佐吕宰某而諭之曰郡齋官府之有題名舊矣題名之設識名不識事善惡之實雖獨信於史筆而毁譽之意不可奪於民言乎吾州之治雖有題名而比次差舛力將改正而刊諸石而昔人之意未有以名之者子盍爲言之某辭不獲命竊思書經聖人所刪然武成猶未爲君子盡信於史獨傳左氏而失之誣文獨傳韓愈而以諛得罪故孔子作春秋其文則史而已無一詞有所毁譽而義存乎其中逮德下衰至有以推考示一時取流俗之觀美摭豐碑勒美詞所稱誦功德雖古良臣循吏有所不及然民莫之思也

異時知德者如將有考於題名則指是名也以問諸國人而人思之其政可知矣指是名也以問諸國人而人數之則無政可知矣若夫泯泯無傳者雖不足以名其善惡然其人又可知矣又何多言之取哉所謂條已重而其流及遠者是亦春秋之意而已公之爲是邦非特自公出世有人焉其流風善政所以在民而下朽殆如古之諸侯世德之澤焉公之政莫然及舊服作率履上不爽歌德且是以似之嘗謂古之遺言獨傳於今者不絕詠謳之舊則其雖欲有言又可期於必信乎故不敢以言辭於公之美第述公之意爲之記元豐五年春具官汲郡呂某記

晉城縣令題名記　　明道先生

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故其善惡皆見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其後自非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忍殘殺之極者以酷見其餘則泯然無聞矣於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者亦宜多矣其見書者率才數十

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其[illegible]
古史之意畏矣夫圖治於長久者雖聖智爲之且不能倉卒苟
簡而就蓋必本之人情而爲之立法然後可使去惡而從善則
其紀綱條教必審定而後下其民之服循漸漬亦必待久乃淳
固而不變今之爲吏三歲而代者固已遲之矣使皆知禮義者
能自始至即皇皇然圖所設施亦教令未孰民情未孚而吏書
已至矣儻後之人所志不同復有甚者欲新己之政則盡其法
而去之其跡因無窮矣而况因循不職者乎噫以易昔之政而
復無以託其傳則宜其去皆未幾而善惡無聞焉故欲聞古史
之善而不可得則因謂今有題前政之名以爲記者尚爲近古
而斯邑無之乃考之案牘訪之吏民才得自李君而降二十一
人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俾民觀其名而不忘其政後之人
得從而質其是非以爲師戒云爾來者請續書其次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二十七

記

廳壁記二

原州刺史廳題名記　　浮休居士

仕於此而題其姓名而去者尚矣要之不獨謹其歲月而識其姓名又將使後來者觀其人則足以知其政矣在刺史縣令尤謂之宜而原州獨未始有此元豐二年其郡桑侯鈴轄涇原兵而兼領原事一日走書河閼曰我之大父郎中君於雍熙中實殿中丞來守是郡迨今九十有二年矣而小子不肖繼服厥職因索其守原之可見者由大父君而下得若干人將次于石其悉為我記之某曰嘻物理有之迅雷之聲易歇奔川之水易竭赫赫之光易滅夫豈惟是哉故世有富貴者身歔勢而勢乘時吹噓可以浮山熏炙可以熱物一旦不幸或以罪遷或以色死子孫猶不披其澤今桑氏祖孫之間相距固九十餘年矣引而

俾之何啻百年哉且以百年之遠而不失守土之權能承其乃
祖之治在人情足以為榮矣且又安知侯之子孫不復為此州
戲歟貞遷世幻未克萬物之同歸與夫暴貴而敢喪亡者固
有間矣原故治髙平髙平昔隋唐舊從巡州之臨巡即今治也
郡介于巡原環慶之間夷落雜居而外邊夏虜朝廷常為要郡
重其人而久其任侯之來也上實賴焉侯家世儒者其交則歐
陽永叔嘗有傳侯端勁介廉杜附金革者四十年嘗曰吾老矣
無能為姑為天子守土可也如其功名則以俟來者

漢州學上舍題名記　九峰先生

為國莫大乎建學建學莫大乎養士而用之古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
於遂有序於國有學學之養士於少有離經辨志於長有知類通達於
德有知仁聖義忠和於行有孝友睦婣任恤於藝有禮樂射御書數於
擲有選士俊士造士進士之察於鄉有秀之升之變之舉之序故士
皆服馴其教循明其道義而成就其才能於家有塾之仁於鄉黨有

忠信之行於鄉黨取舍有廉恥之節於出處去就有進退之義於死生禍福有不恃之操於為天下國家有教治鼓舞動化之術而上之取而用之也亦各視其士而等級之故於始有賢能之書於中有辨論之政於其終也於可以為士与鄉大夫者有庸之之法於可以為鄉大夫而有餘者雖天子猶北面而賓師之於是有尊之之禮如是而學之道成矣二帝三王之所以治其要蓋在乎此使其後嗣君有所持循而至於大壞則猶可以更百世而不亂惜其不知出此而學校廢故遂以亡及秦變己燔經殺士既足以自斃而餘波猶及乎後世故庠序之教廢千載而莫之復學雖有存者不以教士雖有司教者亦不於學而取之夫有學而不以教不以取士猶無學也本朝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數垂意於學矣崇寧元年今天子實始考古詔推神考之教法頒之天下凡所謂養士取才悉歸諸學學者教有師習有友食有廩餼書攷有行藝而貢有爵祿非此族也不名為士遠稟乎二帝三王之文矣而士亦感厲自奮故得爵祿者視科舉為多以廣漢推之天下可知

也始唐虞之士由科舉而進者率三歲而得四人其甚者亦不過四三人
今年春得論定之士八人而科舉未與焉可謂盛矣凡學之士莫不
修上之賜而樂鄉黨得人之多於是悉取自興學以來所謂得爵祿
者次第其名氏而來請文以記之嗚呼上之所以待于士者至矣其學
政既存于古矣士而不求于古人自處其亦可以為士乎吾黨之仕者若
處者勉之視唐虞三代之士毋愧焉其可也故余為道古今之學政與
古之為士者使刻石風示之其有激也夫其亦職之所當言也夫
政和二年十一月癸未晦文林郎充州學教授林敷元老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豫章先生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里縣當刺史理所
令日兩趨衙退則抵承錄判將校事相關臨須言易出凡事難
專於今戶籍號稱七萬刺史府官屬與唐時勢不同所以病令
使政難于者猶不除也故廬陵令稱治者亦少按求版籍由太
平興國改元而上無傳焉由焉逮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

月官資以能右選格進入亥遲罷不以理或以故去皆可疑識今令陳適用汝器於辨刻石以圖不久維三十七人其政之媺惡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甚不必書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為人下其擊伐不避豪右其為政老奸吏持不能展手其敗民害去敗群責其簿書如謹細書生所抄書早欲考焉君以來政事與商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刻之而未暇以屬後之難為令而稱治其才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豫章先生

黔州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為縣二鄉七里戶千有二百其秋賦雇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自附其長若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略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為用夫訟失其情或虜略以償直暗則小智者

亦囹圄嚚野而為其怖則細黠吏亦不能用其柄可斷辭以百計市
蜂蟻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為海覽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
鳥獸駭而去奪肓中矣至今得其人御垢爬痒民以安堵而巽衙
号為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興文為黔州軍事判官會王
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攝令遂以治聲聞蓋其
人練達吏道敏不以假攝為一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擊事敏
年而不倦重事聚以詔條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櫛不
鄙夷其民子弟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
記及文愍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
洙以來十人刻石以為後觀而屬余記之予產曰抑又有言因
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興文之舉於是合
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此六疾而是不治吾
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江西運司題名壁記　曲阜先生

紹興十二年上臨遣江西漕臣得滑臺趙公寄南豐符公
行中既即事以書抵子白行中与同事夙夜惴惴恐不稱
任使幸朔廷无甲兵之間四方不見羽書虎符陰陽調和
繼有成歲吾二人多暇日於公宇後披榛治穢闢地為樓
以登衆賓其下為堂榜曰有年日會僚屬議事塡居是職
兵火之後得湯東野而下將以姓名刊石而僭諸壁敢請
文以記其以聞二公書於其職因為書之曰把節坐軺通
謂使者轉運使佩寄委尤重賦算有經質表必刻供億有
度覲功必擾如日薄領期會而已則斯堂之上鴈鶩趨趄
奉行文書又何議焉必欲究上指既職事則孰賢未揚孰
疵未摘民瘠思肥蕃耗思息東農何術備饉何儲勵俗敦
仁抑誣起懲此皆富吾民以富吾國罣上之旨轉運之事
左氏以春秋書士鞅堪其事也議者又謂致諸侯而大夫
會之譏僭也其說一矣今姓名爵里同書一壁闔其人為

賢為否於事為甚為不甚特未可知而予有說焉前日選
用以賢他日歸報以功德惠政術如兩公者則罪既壁間
志且无愧而况於人乎不然則列城士生齒百万田野市
井父老子弟開口抵掌不謀而公雖記无所表而公議絶
之此為甚可畏者愿見或然請附壁石之末年月日鄱陽
能某記

河東提刑徙治太原題名記　　斜川居士

古者刻彝鐘鼎造宮室猶書其人名其地盖將使後世或有所考
尔而况設官書吏迁徙府寺獨无所誌不其闕歟河東總郡二
十有四縣八十有一民物之繁夥吏兵之衆多獄訟之紛紜朝
廷專委一司号提點刑獄所以昭示德意甚重而寄者或治上
黨或治于陽曲莫有定處元豊七年歲在甲子十一月始詔有司
迁之太原環視諸州歨然居中使之觀風俗問疾苦省囚繫平
反刑手各便於事此聖人子惠遠民欽恤惟刑之意也又因其

請以舒戎之故筆得稍增其舊宮不加費民不知勞助而居之適今二十有九年矣其承之于茲惜其廢置之不録歲月之不載恐来者以表見于後乃訪求其事察續與在獨上黨題名不可得矣祇取其瀕所記刻之于前又得元豐能治已來奉使者若干人別書于左前賢往哲察然在目而後來者想見風采有以見朝廷得人之盛豈不偉歟

莫州宣詔廳記

前溪先生

公孫洪曰詔書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畫神奇貝今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宣化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黃霸白上垂意於治數下詔書吏不奉宣為選擇良吏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賈山曰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見德化之成第五倫曰見長安市毋讀詔書事數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降黃屋奉天所下詔書武夫悍卒無不

感動流蕩盡昔之人所以將順德美播告呈旨而使金口木舌之聲播聞者如此也夫聖人對時四方萬里以行詔令蕩搖人心若飛鳥之舉流水之源春秋從先日月代明時雨時風雷僊合品章樂傷補敗討定疫衛貴不出戶牖而畏威聽唱如在殿穴顧與有助焉熙寧元豐間上方作新此猶謹嚴其聚議編録斟酌之法具有毛脈得漏泄所不及者元祐守成厚於草木雖大赦宥鋪鐘黃鼓而異鄉小家往往不與聞者於順變去故緣情作則片言數行采自坐側日成章而歲成書雖掾吏有未能深通其義者又龍蟠鸞翥其國人不獲被覆垂乾禎良以爲可爲太息也莫樂土人物萬計自京師走六日聞朝廷賞罰何可閉之而此缺久不作太守杜侯知所先務因材措止故之當堂名曰宣詔又新三梁平衢道以利走趾要坊陌以達和氣善漂揭的皆使民知詔令之將至而官吏之日聽而從事也蓋侯之才術明敏有思下至履及頭胥皆爲敎方略利用而省費又能

維縱遭喪猶然知文理之樂而近流敎美俗之本有出於此也君子則未之勝以官去無名不急惟誠意于德務則允動容布指國史將書焉逕也期与侯承自認志歡舞于此終之以不倦庶幾回斯人之耳目於兩漢之下夫籍之側非特尚為是區區而一道也

彭城縣令題名記

後山居士

慶曆初西邊強兵益脩政事謂吏之近民莫如令始出王官行縣事以休其民丞官自選人三考用舉者為令令三考用舉者為京官京官滿三歲為朝官蓋士之選者以選士治劇縣若相亘然而猶有不合者豈法使然哉徐為州部五縣而四用選令故為難治而彭城其尤也昔漢宣帝責成郡國守相班班声蹟可紀今選士為令敎古為加詳而吏治不及也古其故何耶盖漢承秦弊綱目疎闊吏自為治故易為功而非王制今之法令備具上下維持中才可以守而智者常患不盡其用故其治雖有赫

縣之功　然著其身明其視聽使民有所恃而不冤亦可謂良有司矣司馬遷班固傳循吏不列縣令豈以令非王官不登簡策略而不書耶今皆天子命吏可不自勉使吏民有述為令廳故先尚書承議郎梁君始追紀其名氏列于石凡十九人記与不記不足為吏能否而梁君乃能及之為有餘也

題名記

陵陽先生

吾鄉在成都之南二百里其土瘠故无万鍾之家其地左故无千金之賈其俗淳朴不樂轉徙以是三者故生子必使為詩書及举進士為官下者祿足以肥其家上者見用於時接踵相望計其所得与万鍾千金者豈不相十百也向使吾鄉為通邑大都則士或習它技不復有今日儒學之盛則向之三者殆天所以相吾鄉也或者謂土瘠而地左不若旁近郡而吾鄉之人亦以為恥獨不可以儒學之盛与之爭衡哉蓋自國朝以來登進士者稍稍出矣至天聖中伯祖屯田公登科自是登科者歲

不乏人焉宣和三年信道兄既調官而歸儀謂其弟曰吾方與君欲盡刻鄉人之登科者子為我序嗟乎其去州里久不得與筆而入鄉校以從鄉人討借毋以為恨乃今得為序託名鄉人之右實與榮焉因不敢辭其間山川英淑之氣其發有時今三隅不能秀意其英淑皆鍾於人而鄉人言後生之能為詞章者益衆信道歸幸謝之努力無怠余將見盡三隅之石不足以紀吾鄉之士矣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午記

嘉州移置提刑司題名記　西山先生

國朝舊制憲之治在成都大觀初有轉運副使呈宰相意遂析尹者疑憲與尹比欲并逐憲妄言祖宗置憲是嘉州為諸邊形勢至元祐中移成都於是詔還嘉焉時國論不主元祐小人用以誕謾不獨此也益與蠻徼相接者在嘉綿兩邑皆窮弱不足討如永康威茂則近連文政遠屬河湟盡當備者憲在成都可以周知動息諸臺因以關決嘉陵西州絕域或事出緩急江山限隔

復置郵中後時矣但宗之意不如是之疎也愚廳題名雖不全自天聖初至崇寧末尚可考與趙清獻公成都記所載丟治皆不曰在嘉州也予取丟治之後自劉八公彭夫而下名氏別刻之記其事迹如此年月日具位邵某記

蒲井鹽官廳壁記　　巽巖先生

臨邛漢縣也蜀郡領之以鹽置官前志備錄後史略其修廢莫可知及西魏始郡臨邛又析其地縣廣定隋更廣定曰蒲江還屬臨邛統縣為六其近鹽獨蒲江居最易稱改邑不改井蓋邑多遷徙而井故在也漢所謂縣具實則郡雖遷徙無定而封畛土略要不相遠蒲江本自臨邛別出欲尋鹽官之迹茲匪其近者歟按丁謂會計錄景德閒合一郡之井才五鹽以斤數者二十七萬七千七百耳由祥符訖天禧民益開浚堙塞務竭地歲天聖末井之載于食貨志者凡六鹽以斤數者二百五十萬井尚有逸也鹽則八倍於景德矣鹽出者冒役相乘虛偽相加

迨慶曆初得其數于會邊至三百萬二千三百一十有五朝廷
憫斯民之競利不遺餘力也戊子詔書特蠲其折納緡錢一百
萬自六年始三司勅各道以爭邦聽故皇祐會計錄田況所載
鹽數比慶曆遂減六分之一然民力尚艱詔書繼下歲有減焉
及治平初鹽數始復天聖之舊神文憲文之盛德可勝既乎自
天聖治平之數皆合一郡而言之不獨蒲江蒲江實占其數十
分之七少羸先是官發不修不校各征其利罔上剝下亂獄滋
豐執事者病焉復修廢官熙寧擲數之効維其時哉當六年并井
之籍千官九鹽以斤數若八十萬五千四百鄉所謂十分之七
少羸者舉此數也井舉旁近歲入參較治平則其減可知矣元
祐遣使訪民疾苦又特減熙寧三十二萬五千三百二十有六
君子謂元祐之政媚于上下者指此類也有司不悉朝廷恩意
偷得微利元符末其數墅增一十二萬一千四百二十有二而
泉源歲久或微九井莫汲其一鹽耗不登民愈告病請康力行

寬大通商惠工復有所減近比元符雖曰少損遠方元祐之數
井減焉遂以一百三十八萬二千三百七十爲定祖宗家法于
其仁不于其利內外自無嗜取弗承彼貪昧無耻者卒不忍厚
肆其毒民之戴宋歟爲舊哉乃鹽官所揔之數且此矣外合旁
近歲入井數之士處一百五十一萬一千四百九十擬慶曆當
已懸絕並是稅尚五倍有羸以爲足此不翅足矣必爲不足涸
滄海之波寧有足邪君子則必能典此也余僻嗜書且病不願
仕困無以養其親未忘關折之祿會鹽官闕守者轉運使曰此
雖卑當屬吾黨必士俗吏刻薄斯落吾事則命余攝焉余亦樂
其去家之邇也可與親俱乃束書而來勉爲振起條目刻革蠹
弊既整而暇頗得縱意文藝惟官居褊狹不足容吾書姑即聽
事爲閣册四庫咸在外設牕户要示限隔賓客時至燕見無所
於是憑虛架空更斥西序軒檻臨瞰有澗在前竊取詩人考槃
之義榜曰槃澗聊託山水以自廣焉并細繹圖牒追記勝槩之

登耗及地名官守之沿革諸遷間歷來者有考年月日隴西李某記

福州教授廳壁記 洪内翰

自慶曆詔書郡國大抵悉有學而立官教授則熙寧始然頒以命單小州若被邊初郡或自說偏及或生長其間雖與聞德音咸謙遜未皇也至崇寧大觀乃極盛凡仕在職方者必建學始中州教授雖秩卑吏部不敢預必宰相自推擇而大郡多至三四員文風張施古無有也陛下宅天命盡十有八載立太學置博士來遐太平之治而郡國立學除吏復一切如先朝時福於東南最大為省府自平時號多士故領袖學者貢常多顯以進士高第得左官儕儕猶紳間為之紹興十八年十一月癸巳鄱陽洪邁至十二月辛酉建安劉翔至邁捷取徑路得一第劉君以易書合上意顧得之皆非所為具進士選者懼不稱時相與言曰我曹特幸耳君又故其家而飢其徒廢學之問不

同迺旦坐直廬稍挈持綱維首補破壞凡泉穀之在民未入者
上諸二千石悉索之移長度於司空振其所之廥庾頒無實戢
冠束無所朔暮謹毋敢不謁而歸既略定有士前曰自吾學張官
至今若干人以數且在儻仍弗紀錄懼其年多而莫知也願名
而刻之子曰諾然吏其以文書來頃而辟至則東人今六人皆在
不遺於是志諸壁而繫夫林君迪始于九年正月十四日記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八

記

官宇記一

待漏院記

雷夏先生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臯夔至于房魏可數也是亦不獨有其德亦皆務其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尚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得不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使泰之四夷未附思使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思使進之佞臣在

朝廷使黜之六氣不和災害荐至乃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敢辭曰[illegible]請修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于是以清奧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擲百官食万錢非才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升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府告災君有憂色構巧辭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怒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陷僭假孫而入九門既闢重瞳屢廻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万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焉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鞏壽小吏王某偶爲文請試院壁用示于執政者年月日記

宣州新修敕門記　梅直講

天下之門有數者五四常有而一不常有曰天子正衙之門有

戟宗廟陵寢之門有戟刺史之門有戟其餘有大功則賜之戟
夫今郡刺史官無髙下皆得為之但付刺史之權則居刺史之
衙其所以立戟者何以示嚴衛而尊寵之也是天子任刺史之
意若此也天子且寵倚是屬縣將吏百姓敢慢刺史乎刺史當
知朝廷之意則宜勤恭不怠以合上心為不辱命矣吾友廖侯
至于是邦未逾年而事無務簡故無所用其勞於是葺樓觀完
庫廡覃廡樓觀既整獨所謂戟門者卑陋昇弊不稱堂宇則又
新之材取人公美瓦取官陶工雜農餘皆不煩於下而備亦甚宏
壯人不歎也吾謂列郡刺史皆如廖侯能謹飭於事亦庶幾可
觀焉何必因循處壞搖漏穿東西榰撐風雨入席乃為儉約宜
其豪姓頑富之所竊輕非所以當立戟尊寵之意也是謂規規
者豈廖侯之比哉于言非佞也蓋因時而有云

北京重建左藏庫記　强郎中

大名河北之要處為官府必高豐巨瑰相望以稱別都之雄又

其聚人也費其養兵也栽金繒泉布之蓄與夫每歲十七縣常
賦之入海輸而山委所謂左藏庫者皆壯而嚴乃勞及尹公偪
監僑門之左嘗比舍火延燎幾殆會司徒侍中魏國公居守封
國會于藏吏白狀領得更造因按役有羨數者若幾何官所自
有者材幾何曰兵足吾使材足吾用可不賦吾民而辦吾事乃
一日條所宜改作之狀請於朝報可遂易其故蠹而新之匠出
於心巧在於目宗庳廣袤之勢無一不中度四無附居閎爽軒
豁出納之令不戒自謹受藏於內者得以安置如律而左藏重
僴然雄眡一府非它屋可並凡為楹百一十有七始作於熙
寧二年十月之丙申訖工於三年三月之壬午在城巡檢魏繼
宗實董役事奉行規制無尺寸不如指者初河朔饑天子勑公
北門以四路三十四州之人全屬公拊民和歲穰及與作為
政信有先後哉方公坐廟堂時聞天下某事有未便或人以為
便而事未舉雖去京師數千百里之外必立罷而亟行之知是

庫既在公宇下又始當夫千艘之會出入往來之道目擊其陋且非所宜處其圖新而修舊去彼而就此也宜慮之已熟況立三安有請所以葺成居諸役之完公特爲字二十門揭一字有扁有訓有司成爾足以爲官箴去公以太 末俾其書與辭不獲辭故書歲李三年四月十一日謹記

儀門記

李直講

觀古君臣之間近則禮爲之嚴遠則勢得以伸故儀外諸侯門阿之制與天子並宮隅城隅各下一等天子五門諸侯有三門臺門而道屏於中爲宗廟朝廷大抵不甚異蓋南面之君分土而治不若是無以貴於一國民知其君之貴然後知王室之尊堂陛之言亦此類也自罷侯置守于今幾祀弱權削威居無常人有地數百千里而宮室輿服無所張顯唯中門立戟非出入不開東西兩夾門趨走之士紛然磨衍于其外非召呼不敢前以此異乎他官舍謂之儀者有以夫哉太常博士吳公使建昌既視

事曰神人在上萬事有紀萬門有兼邑守官布行詔書奉順德
意而吏職備矣彼小治者若人四支雖終日運動不為勞心遒
行下至府署唯聽事堂其餘屋宇早卑小或如翼覆地其中無
光或如衣之敝隨補隨破郡治所在而陋於一邑不務改作俾
民何觀謀於僚屬其心同聽於賓人其言樂自儀門始以及內
寢不日而備君子謂吳公以文學進宜其知治道父兄皆大官
其耳目固不隘官為博士宜用心於禮也嘗刺史在可行之地
此一役也以儀門為始夫豈徒哉況孟書之以示後來曰唯虔層
八年冬十一月甲子記

滕縣公堂記　東坡先生

君子之仕也以其才易天下之養也才有大小故養有厚薄苟
有益於人雖厲民以自養不為泰是故飲食必豐車服必安宮
室必壯使令之人必給則人輕去其家而重去其國如使衣服
菲惡不如吾私宮室弊陋不如吾廬使令之人朴野不足不如

吾儕汲汲君子安之無不言者蓋人之情所以去父母捐墳墓而遠游者豈厭安逸而思勞苦也哉至於宫室蓋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今日不治後日之責必倍而比年以來所在務爲倫陋不講生不營造之功歆仄將援轉以相付不敢擅易一椽此何義也滕古邑也在宋魯之間號爲難治庭宇陋甚莫有葺者非惟不敢亦不暇自天聖元年縣令太常博士張君太素實始改作凡五十有三年而贊善大夫范君純粹自公府掾謫爲令復一新之公堂吏舍凡百一十有六間高明碩大稱子男邦君之居而寝室未治范君非嫌於奢也曰吾力有所未暇而已昔毛孝先崔季珪用事士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天下以爲泰其後世俗日以奢靡而徐公固自若也故天下以爲嗇君子之度一也時自三耳元豐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撰

新建大理寺記　湛永先生

皇帝嗣服考古建極爲百姓制法既正叙百職勸學祿吏理財均力水土時若物以裕寧四方咸傚小大內外莫不作乂師師御相進德在列皇帝曰嘻嗟予于治豈不肯序哉唯唐虞敦士教乃訓其刑罔賊不辜罔失不經五教未馴三法亟下是曰寮民治用弗格今民既若得安寧茲朕其明刑昔唐季宋五代舉爲酷烈以尊章不念爵視人若燋若入怨虐外聞朕我祖宗大拯斯人命脈承先緒甘寢天威率由不式懼惡法靖駁汹汹棼棼剖故相仍乃比敕令使顯白簡孚咸一于序乃頒式格法例令以主賊法弗習吏委法弗守官昧法弗知乃設科選定試格傳辭麗碎雜析高下曲折重輕使無有不若法乃咨傑以孚論承誘設寅者必通聽者以明俾非刑下民毋爲吏所愚是所度原學追元豐陳五經常法不順理皇帝曰天付我民附嗚長治一夫斷其時于之憂於必有司視榜拱徵驗詰辜如讚疾在尔身盈

闕至弊无有稽留刑關厥寃无有弗申是首京師以飭天下予
聞百司有收劾案于府左右獄府司錄獄械囚猥多罔以讎合
訊辨則貌拙言訥詐情求辭或暑暍鬱蒸傳染瘐死朝訖有
赤喃之溫有弗飲呻痛呼嗟與匽重棘顧天弗知乃不獲即
顯辨是何哀矜予盟百司事寄府獄分職散曹議未一出特見
疑異甲可乙不則定迷所從諳冥告疲至以歲年未決三司恩
倉穀錢刀視獄不及專或无以察吏謾欲省于監或右已職欲
甲獄咸從權主者頗狎迎意下上則咎有衆辜毒惸孤予思厥
由寔是官失原本惟昔士主刑惟周司寇弊訟惟漢廷尉決獄惟
唐大理推事今理官學覆議不折獄寓偽于曹曲其正厥官以
允我祥刑在職咸稽首受命乃設卿一少卿二丞四斷屬官五
別左右獄給府史胥徒隸總二百四十六人主藏文籍獄具以
待事者通章表傳書檄者典勸功者閱具文牘書具律令之所當
用者追捕何官出入驅導奔走之令者莫盡不備吏有微罪眡

楙連訝逮百司即史飭歸之寺工度地于馳道之西衡廣四十
有三尋高四尺從七十有六尋高四尺門廡陛牢旁區列各設
廳事治與寺以振訟凡三百六十有二區宋用臣經其制臣奈士
禹司其役既以圖上十有七日告成作于元豐元年十二月之
戊辰訖于二年正月之甲申斷獄始正月辛未胡知御史台崔
台符少卿臣蹇周輔臣楊汲首被選掄而能考舉堅與剌遺滯
訟獄與淹四繫教大減逮六月晦歲既半年通率以較舊數所
省贏十分之六又遣大醫生治疾病賦藥物因天府已奎
文歌呼懽仰聖澤有詔史臣李清臣為之記臣頓首曰先王二
視民人如有疾恐遠近不養民在取去邪養正在刑仁以刑成義
以刑立匪為嚴成會以康保天下建官書事息訟止辟其始于
令惟小大史臣何敢弗慎用獄凡不詳讞聽偽若有抵讕誠者
有誣服要囚議罰讞盡于刑書受之平民而失其正茲謂慢官慢
令凡不端徹守趨黨友背君專私邪枉撓侮弱懼強汪濊康忠

崇惠王要究兹謂何哉為市廛服務慝有辟宄宥佚焉何得人
彪利欲催悍黔谷非但人心蒐慝准但察在聲色候在視息權
而量之參而伍之辭得覩情得覩理協皆泉志鋪翊皇天之
佑以栅我明天子頤德休命貽則千万年聞命之臣任職之吏
其戒之哉元豐二年七月日臣謹記

御史臺記

劉學士偉明

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国以對執法亦記事之
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皆部刺史受公卿
奏事舉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姦猾治大獄如尊繩糾之
任歷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與尚書謁者並為三臺大夫更為
三公而中丞為其臺率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三獨
坐隋唐復置大夫天下有免而无告者得與中書門下省詰之
謂之三司自是御史益為雄俊處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
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床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

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大則相率廷辨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爲尤重非但誰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任以寬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而知畏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託諷春秋上聖恭己開闢言路聰无不聞明无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以忠取禍守官得罪以責人非難責己惟難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敗法亂紀伏讒蒐慝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无責乎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之惟其不難於責己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

華原縣獄記　浮休居士

惟果可以從政惟忠可以事君當新法未行之時大則土木興作小則食飲取給莫不皆由於縣道天子盡察閭閻之傷遂大新天下之法

而號之曰今有所取勿問吾民自朔凡一旬三日之廣大核斤允之齎皆出於縣官郡縣也以興作為最重邪敢輒議居頹猶勒擾把衝潰谹不得已而欲為之者曰苟完而已於之壁之三年幾日哉露跡寢非生可以免咎安能以我身之豪辜而遺彼後人哉於是因循苟簡相師成風然則吾是以為周身則尚不可舉是以為政事則国家何望於守令哉故為政而不能果者則事君而不能忠明矣左明復之為書序也果而復者旬損月益治縣如治家齊其嗇書易修其器械信其辭令至於久而民皆畏愛則動家之獨縣獄之甲陋敝險若非人居每及十四則不能容寒暑不能畏疾病不能別晝之日分繫于兩序夏之夜暴露于中庭民以事而之縣者與因目相視耳相接而無闇焉左君甚患之曰事之可專者吾既已損益之矣至于獄合之敗作必請於有司吾無憚法令之禁而安君其辦耶是必請之一不應則至于再再不應則至于三爲之往返詰難者越二年而卒獲應於是傍購民間隙地以廣之合凡十有八楹寒暑異室疾病異處聽決有位簿書有藏即其南又有葉者

八極其穆孚之宏相者也王甫畢而左君代主宣非躬其難事而逸彼後人者哉臧曰訟所以作事謀始與其防訟孰若防其原乎應之曰國雖堯不能亡刑罰令雖賢不能止爭訟平其心飭其器以待事物之至雖士師之治民公之丑尹之行已亦不過於此欲防其原孰與一於是哉吾旨然之因述而為之記

東州道院記　　真山先生

敷文閣待制廣漢張公鎮武信之明年榜其燕居曰東州道院不知張公者則曰張公其清靜無為而尊以德化民者歟知張公者則曰張公蓋以舜之事堯者事其君者也孔子稱舜之治無為而考於其書則曰謹五典叙百揆賓四門齊七政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納于大麓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分十二州封山濬川孰謂其無為哉後世爲黃老說以爲我無為而民自正者亦本於可為而爲則為之不煩而民安焉不可為而為則為之煩而民不安焉非謂泯然無所為也太史公作黃帝本紀具載其治五氣執五種撫万民度四

方士與炎帝戰與蚩尤戰披山通道無寧居其勤勞心力耳目亦至矣
漢丞相曹參舊所謂學黃帝老子之道者也西三年間再發長安六百
里內男女及諸侯王列侯奴隸凡三十一万二千人城長安蜀漢民爰
擊平之夫城長安與擊滇民其為役大矣天下蓋未嘗無事也矣豪傑
無所取之夫黃老之徒治其居以行其道者又安能無所事也若司馬
氏晉祖尚黃老至於不嘗營居者其求為高而匪默仲山甫夙夜匪懈以是
稱無為者非黃帝老子之道也張公在朝時見事有不可者抗論揭揭
不同其在外也事有不可其肯闒闒不為理而曰我無為也乎老子曰
損之又損至於無為蓋有害其治者必盡損之至於無
為無為則尚如此者此張公之志也黃帝老子之道也

鄭新作郎府記

濟北先生

上即位之元年憂勞遠人欲與之休息詔邊戍撥兵自守毋生
事疆場者不如詔者務利者罷斥之先是文正范公與今左丞
相公及前慶守有恩德在慶人上方招延老成而丞相以給事
中名守慶上大用矣朝廷既難其代而難慶人之所安者於是

朝散郎直龍圖閣范公自京東轉運使擢環慶路經略使知慶州詔曰尔尚興志尔父兄之功公拜稽首就道且公嘗使陝西攝帥事慶人父老聞公來咸賀未至而其心已安之雖其宿將悍士以公家世聲名恵澤與其所施設素信服於心皆拱手待令愛行而儆不試於時朝廷方寛征役民復田畝歳豐登事務教相坚公戒邊吏姑謹備得諜者勞遣之使語其酋曰尔無犯我我不侵尔毫髮邊人不敢動民既不見公有所為而寇入稀愈益安公政成而無事矣先是慶州官府庳陋朝廷間遣使勞邊寇蓋勞于及歳時燕犒番酋將佐皆社坐於堂者肩相摩立於庭者足相躡府廚吏舍馬羊之所養詹屬垣比殆不足稱連帥之居自文正公固欲闢大之至丞相增葺殆不而未暇獨韓康公嘗建鼓門為閎壯餘或須則朽撓矣公曰居室苟美謂施諸家也至官府所以臨人聽治布礼而出威者雖一邑必飭况連帥治哉迺度荒閑地從鎮撲攔廢而遠之踰月而公署成明年春

儀門成夏視事之堂成周廊廡除博大而沉深耆舊將佐者莫
民之來執事聽命者知連帥之尊禮行而威申不待聞其號令
見其指麾而其精神氣象已足以折衝而禦侮矣又明年春延
以其餘力築東北隅作堂以燕休而屬備之記其營造之意名
堂而揭之備之嘗論公之父子兄弟其謨謀才略固足以相望
於前後矣而其一時措置務以覃導豈能必同而慶人皆安之
何哉竊以謂文正公當康定初元昊叛擾邊中國應敵無當歲
既城大順胡盧而役使其大族明珠滅藏等儲畜益充士可用
故文正公欲緣弱賊更有遠略之意丞相當熙寧元豐中洮岷
用師諸邊要深入斥地矣重虛內事久則力不堪故承相務鎮
靜意不在遠略上既專以德懷四夷爲長久慮如前說書約束
[illegible]邊備不可徹得帥如龍圖公平居弟勸課撫循舉其廢事和
輯其內外吏民若在守不在戰然敵至亦不敢侮樽俎談笑賓
[illegible]而樂從之或不見其有所遭已而成功如此然後可以符機

會制倉卒是公父子兄弟所以措置雖合因時有緩急不能無異而慶人享其利則同其皆安之豈不以此哉昔蘇綽嘗有所施設以便一時曰此猶張弓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至子威因罷綽所爲而後世善其能成父之志若趙括非不能讀書而至於臨事不知合變則敗雖不能難亦終不能善也至於居處土木之美醻雖非事之所損益而勢有所不得後前人豈皆以爲可恕而不爲顧不暇耳由是以觀公之規模固甚遠當其閒暇兵足獨強本治內至於府庫倉廩無不飭以威屬城而視遠人蓋有深意豈易量哉匹夫而自爲謀養其力以有爲一家而目爲計愛其財以有用如李牧之爲趙守優游閒暇市租以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椎牛釃酒欲戰不許敵至則入收保固爲守不爲怯也昔江漢之詩言宣王以文武之命召公者命其孫虎而虎能似之其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壽可古之人君能用其功臣

之世以有為而其自能不悅其先人之功報上之意者如此故江漢之詩美焉嘗試以江漢名堂敘公為政本末而刻之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宣德郎祕書省正字鉅野晁補之記

孟縣新作獄舍記　　斜川居士

孟之為邑褊小介在山谷中為令者至官多憂窮其民不事事至於舍館圮壞恬然安之習為故常莫肯改作劉君祖因為是邑其明年民既宜之則請于州量功立事自門皆户第煥然一新既又徙置其獄於廳事之西為屋二十楹明閣垣墉峻峙究密平至桁楊摧揭莫不中度以書抵余願記其事夫惟鄭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譏之今予作新獄舍俾余李示後人不幾於使民有爭心乎雖然古之仁人君子於是物也不敢過亦不敢不及蓋將盡心焉耳夫禁暴詰姦存焉者也曰利用獄而哀矜无喜使人自以為不冤必於是乎在此吾之意也坎如坐視其墊溺而不可一日居君之所為其適至人有便死雖其名且黃霸號

夏侯勝受經與若獄毋丘長生子皆坐繫幾死而不悔吏若不少隱其死憂之辛為濕燥寒暑所病呻吟疾痛之不暇又安能受經養子於其間哉予非直然也抑又有旨哉昔雋不疑為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問有所平反輒喜笑為飲食言語異他日子于果奉母而來顧死以為覩所謂養志殆將出此乎君曰然遂并其語書之

彭城移獄記

後山居士

徐居東方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來无林澤之阻其民拙不死武擊之技而其治多獄其獄多盜其盜多劫論以重典購以重賞其死者歲以百計購以巨万計余徐人也知其說焉慶曆嘉祐之間曹濮兩州稱為盜區始用推制而徐故死盜也治平末有為徐守令蕭發盜夜穴其室私其裝焉於是請用重法而盜由是與古之為盜有二種民死生兼惡子多費取資於人凶年竊里老弱死閭巷壯者起而自救郡國亡命依阻深昧以綏朝夕

今之為盜有二兩軍士卒無以自存縣之尉士終更罷散歸鄉民去未就吏召而偷惰侈靡不能自還而其技足使也重法之盜有二姦猾誘民為盜而反告逐捕之吏以竊為強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獄中以幸賞徐之盜有二其愚易困其拙不能自明凡為盜者五而徐之為盜九凡盜不急利則幾死而徐之盜以身為市而就死也凡盜抵法而徐之盜困於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勝盜久矣故季康子以為患智之不勝盜久矣故趙京兆盜課輒覺而不能禁也謀之不勝盜久矣然猶恃以盡敵也盜可盡乎然則勝之者可不可也劉攽貢父為曹州盜賊甚多獄屢空或問其治盜之術攽貢父曰吾何術焉不以重法視之而已有為句容令多盜改置社保而加禮焉既而盜止先君子所說先吏所為世必以為難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復何難哉蓋世以簿書獄訟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從之非行之難而不為也此兩人者特一其所遇叔其所事而其效如此

又况古之人善其身而行之者乎蠡城獄故近市以湫隘淑忱

廢蔽闔而徙之為南北之室以時寒暑不以苦拘而獄益明叔

忱為令有能聲方地數百歷年數十未有其比余為徐至官過

之見其興作而屬余為之記會役頗不果作明年獄成使來告

而記之後之人以余所稱為忠以叔忱所治為法蠡城之獄庶

其責乎叔忱名子謙丞相莊肅公之孫以承議郎知縣事云

湘潭縣楚峯驛記　張內翰

湖南襟控巴楚山江阻深為自古雄爭之地竊向未靖必先受兵

孫劉之割分楊馬之包攬平時當其要亂如莽宋興三百年雨

露浸漬至矣然補苴整頓視唐日盛時由未能什一重以建紹

之交孔桑鍾公之所汙譟百里不鞠為茂草鄂湘潭為都府大

邑戶益十萬旁左右京而民耗於征榷士頓於路積年股曰

訝不可復名善國舒遷綴佩銅章既負令長閱數十不書求其

居位自稱以官為人咎常庸紐指嵩高勢使然人圖所以咎令

以今之遠有決若莽不曰游資我高乎范子瓘方城載取家土齒
壯氣殷識茂而行絜自此徂南寄棲衡山之麓距今治所雖徇
胥相罽凡其事為追科病其事為催役病其事病城郭其事病
舟車求利當興其害當去平生講學中非口耳稱藉然者從
政未幾術然一施之如濟水赴川莫測破敢甫術統化裁昭章
震者輟耕而嬉良以為得令脫究鄭韓如道院於是揖丞尉而
諗之曰吾邑寓空道實賓客之攸境者皆相接賓舍於閭閻堂
蓋閒取湫淺實其莊以宣廠閱隸書為邑長於斯視諸士大夫職置
非問非也賦功慮材規室百堵人未暇參說而室已成摘韶州
幸使君詩句標曰楚峯驛又作岸花樓湘中館鼎峙于右方逆旅
一切之須不謁而獲面勢清絕來者陡齎者車軟嘅柳下亦連
不忍去或移日一再乃克行九漢沔東西之族館以百數皆歛
手避席相對龍家湧千帆所經其墨如績畫杜公分留物色臨
流尚可輒領客長吟之余將以嗣我紹熙二年二月十二日記

鳳鳴驛記　　東坡先生

始余丙申年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既入不可居而出次於逆旅其後六年為府從事至數日謁客於館視客之所居與其凡所資用如官府如廟觀如數世富人之宅四方之至者如歸其家皆樂而忘去將去既駕雖馬亦顧其皁而嘶余召館吏而問焉吏曰今太守宋公之所新也自辛丑八月而公始至既至逾月而興功五十有五日而成用夫三萬六千木以根計竹以竿計瓦甓坏釘各以枚計稱以石計者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二十有八而民未始有知者余聞而心善之其明年縣令胡允文具石請書其事余以為有足書者乃書曰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後之君子常有所不屑使之居其所不屑則躁否則惰躁則妄惰則廢既妄且廢則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出於此而不足怪今夫宋公計其所歷而累其勤使無齟齬於世則今且何為與其

猶爲此言哉然而未嘗有不肖之心其治扶風也視其饒瘠者而安植之求其豪苴者而疏理之非特傳舍而已事複有小於傳舍者公未嘗不盡心也嘗食麪蘗者難於食菜嘗衣鎧者難於衣布嘗爲其大者不肯爲其小此天下之通患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所貴乎豈弟者豈非以其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歟夫修傳舍誠瑣矣書者以備舍之脩而見公之不擇居而安安而樂樂而喜從事者則是真足書也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二十九

記

樓觀記一

黃州小竹樓記　雷夏先生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遞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

二十稔噫嘻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

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孫氏書樓記　孫直講

弟闕既建爲重樓連甍堂于中之隅以聚古書以來學徒功立事就乃求僕奉書于漢陽告乞記于邈兄其且曰開嘗欲積書勸學每患蜀之多闕文字之多誤也去歲中遂離蜀川抵京師納橐金于國庠據書府都市所有之書畫請之以歸自六藝之書諸子之篇史臣記錄之策（謂史記兩漢書）與夫儒生解詁之說（謂孔鄭趙）

[illegible]文之[illegible]義，至於或纂集舊聞[illegible]號[illegible]之類，或集小說名家謂[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六，文士之述作，士人之章句，今皆波分雲屯，益于私室。且
念素緗露積，多蟲蠹之虞；巾箱所設，乃蕞陋之事。故欲斯樓庶
實斯書。樓凡數室，室凡數櫝，櫝之所列，各以類分。其興造之工，
除錢糜數，簡樸也；材點寵痺期，以固也。加以新其檻楯，嚴其扃
鑰，風雨弗能侵，埃𡏖弗能及，登樓而素風令然，開櫝而簡緗爛
然，尚何必訪蔡邕之碑，始定六書；登孔子之堂，乃聞金石。於是
闕門韓侯來錫既纂其榜，均翰林錢公勃首詩其事，惟碑石久磨
而其記尚闕。兄素古文名于西蜀，間寘爲闕一紀其事，庶垂於
不朽可乎。其因念世有好事者，建園池亭館，以備嬉遊，聲色物
態，循奇耳目，屬辭之士尚詠歌賛述之不暇。且人齎金錢詣京
邑者，非廣貨財以希厚利，則必多易珠翠以贍私欲，而闕乃
能萬里市書，千金奉儒，况乎劍戟鏌鋣，劍峯倚壁，甚其索之也；不
辭道塗之險，其蓄之也，不吝土木之費，觀其用心，則其異於人

也亦遠矣夫如是則秉筆者豈有可於彼而返不可於此乎哉
託其請而爲其記曰教學之道與時盈虛大道之方行也則家
有塾而黨有庠術有序而國有學大教之或斁也則人祠伯陽
以徼福乃與浮屠以禱罪非夫世業儒者克昌紹緒者諒不能
端劭章於漢俗非夫運丁神聖不變魯爲者諒不能復溯源於
古始其之七世祖始以李唐之世泣官西蜀族屬諸從阻兵歸
朝弗果遂卜其屛地保族之所得留陽而家焉六世祖長孺題
世塗之圮閉懼素業之不續乃芟九流之典籍爲層樓以保藏
之且曰鴻書乎小邦俗必謫吾之不知時也吾要將以存吾家
世胄之訓焉發褸孚彊力俗必非吾之不量力也吾要將以示
後裔其構之旨焉惟尔子孫勉踏吾心而已矣故自五世而下
以迄于某其間雖顯晦未耀至於瓜瓞先業箕裘祖訓歷百祀
而一志焉故自迄今留陽之人咸目吾家爲書樓族且以樓之名
名其里巷焉留陽城中今有書樓巷乃因吾祖所建之樓而立名也此其實蹟復值皇宋受命

四聖繼明聲教文物漸漸九域關於是時果能奮拔傑立成是能事則是役也所以見吾祖之慶延而吾君之化被也亦所以見闕之為人真能好古遯而克隆負荷者也其既樂道好善且將萬辭以辨其學焉夫群書雜說至與蟲雖以致博物之益亦所以成異端之害而今而後有登是樓覽是書者又宜以求之言籲而戒之曰四部之書蓋以類分非謂皆可等育而齊列也故其間覆載天地照臨日月者止聖人之經亦聖人之經其六名雖六其道無二也天下之事業莫不成於敦本而害於逐末故善為學者博之以六藝之文約之以一貫之道歸要於仁義之統續參於教化之域然後游洄於衆流礲錯於百家故以經衡子而酌駁無所隱其與以經衡史而要失得無所竄其質群言紛綸則斷之以六經之言衆事傾奪則折之以六經之事至多而不能惑君子所以樹大功振大名出入而無窮弛張而不閡者無他用是道而已矣如曰吾之於書實章句以資其文彩也經

於何有焉吾之於學勤矣惟以備試數也道於何有焉則主是樓者謝而遣之庶無累於名教可也時天聖四年丙寅歲七月十七日漢陽公署爲記

栢林温氏書樓記　　李直講

西川自豫章右上其大州曰吉又其大曰虔二州之賦貢與其治訟世以爲劇則其民夥夥可識已雖然吉多君子執瑞玉登降帝所者接近虔無有也疑其負南越瘴蠱餘氣去京師最遠風化之及者愈疏乘其豐富以放於逸欲宜矣故人許其家不識虔屬邑也比年夏踵予門道其鄉進士温某之爲人曰温君少時求禄而莫之得慨然自謂不得諸外盍求諸內不在吾身宜在吾子孫乃圖山泉奚好爰奠居栢林因作講學堂旁數十其楹攻位之日獲五銖錢五萬于地士友登之或以青錢名其鄉凡書在國子監者皆市取且爲樓以藏之性有靜用趾利自足不與俗人爭訟買賣事孳孳以教子弟豊買多爲已任

醫歌渴哉夜以継日詐君不妄人也今其所稱與嚮之疑者不幾是慶之福歟自古聖人之德業舉在于書聖人者非其智豈而巧為之也天之常道地之常理萬物之常情也夫此萬物之常而聖人順之發乎言見乎行事句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父得之以為父子得之以為子兄得之以為兄弟得之以為弟夫得之以為夫婦得之以為婦長得之以為長幼得之以為幼反是則爭奪相殺未有能已者也今溫君聚書勤勤有是意于聖人有意于聖人則豈一家而已鄰里鄉黨庶乎偃伏之矣然則慶人之成大名至大官蓋未易知尚何吉之媿哉柳子厚於楚越間山水知小丘小石潭袁家渴石渠石澗猶有記以恣好游者今人有為載書之樓非特山水之勝記之以啓好書者不亦可乎子欲一至闚覽四顧天外江山進前文史相對清風兮我翁白雲兮我蓋召屈原於湘纍之口呼李白於滄鯨之背歌寶玉之餘潤拭明珠使去類澗酣飽書史揖而退其樂可

言耶而未之得也皇祐五年秋七月庚子記

眉州遠景樓記　東坡先生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之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

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而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者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

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
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
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紀乎若夫登覽
觀之勝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
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邦侯之遺愛尚未晚也元豐
元年七月十五日記

披雲樓記　　　後山居士

曹故周　成國士而爲陶今定陶之故城是也陶之西南有丘
焉俗所謂陶丘墨子竹書紀年所謂金丘圖記所謂南左山
而州　所謂南魯大師之墓者也漢哀帝由定陶王而爲天子
尊其考恭王爲皇帝置寢廟如祖宗周丘而城以爲陵邑今州
治是也州之北數里而近兩丘相屬六國魏王之墓也有岡自
東北迤而西南隱如伏龍魏之所以葬也擇地而葬尚矣而曰
魏隧王墓者以其始隧而葬也其後名州曰左城墓曰左山岡

曰左陶記曰左山其下多左姓故名然莫得而考也余謂尔雅
丘再成爲陶丘者有也猶陶也而皇甫謐去舜陶河濱而名郭
璞又去在定陶城中者皆誤矣然則周之所封猶曹國之舊也
朱公謂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班氏亦謂堯先依成陽
舜漁雷澤湯居亳故其民有先王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
惡衣服以致畜藏秦漢去今未久而側僻荒虛商旅不出其塗
承唐之亂由里壯少棄本業酒食歌舞馳狗馬飾冠履强悍喜
攻劫佩刀引強指人之藏以爲己貨至殺吏士冒城郭皆與古異
世亦多變矣故常選用武吏重法厚賞勵手伐斬殺獄市無虛日
號曹濮爲盜區吏常日夜計捕證驗治文書出購募調兵選將
期會上下不得休息故郊無臺池苑囿而府無閒館賓不勞贈
吏無精粹號爲輔州大府而威重不稱豈上所崇極而下所觀
聽者哉曹近京師皇化所先承平百年風俗移易金鼓不作獄
亦屢空吏始於其間興發除飾以待四方之賓與閭巷之市而

來者繼爲學宮館衍望如諸侯居而進食廬學舍者僅二千餘盛寓
常閉閣諷發於禮猶有闕也軔請吳夫郭侯之爲是州不恕盜
賊其民必以一怒可入益勵振其綱目百職具舉而庶益无事
又連歲大饑務有藏積其明年之春始因其舊廣而新之爲披
雲之樓其地宜而登望之樂康寧之制爲一州之勝而其費
盖不及民也人不可以久勞亦不可以久逸逸者所以待勞
也勞逸相繼[illegible]後貧而事治禮曰仲夏之月可以居高明
以遠矚[illegible]不累與其客記其所聞以爲月紀則居高矚遠
乃先王之政也而世之吏道致期會程文書以爲治盖亦有其
一焉臺池苑囿馳射田漁游非政之所先亦非其所不爲也今
夫失其先後之序與不勤其事而受其素者則有愧矣雖然吏
之所以能有此者豈非世之承平歲之豐穰而政之暇勝也耶
則居其職者可不知乎余嘗從侯而登極目四顧則昔之荒蕪
惻劉穰侯竊國予燕矣漢魏之盛也其人非萬乘之君則其相

己其功與譽富貴文學辯識皆溝世而絕俗而今日之風霜荆棘
狐狢之跡亢世何擲之間禹之所治磨烈赫然而通川廣澤皆
失其故處使人悲傷慷慨而興起蓋可採而賦也顧吾老矣力
不足以及此而爲之記

拄頰樓記　　　洪内翰

長樂固大府而郡太守又搃管七閩諸軍故官屬常多遍府於
文武内外蓋數百員其止舍於官不足於是有取僧寺宇者並
城南而西其山曰烏石寺其下者以八九神光最大林子明又
得其東北隅屋十二楹之其高敞有樓下視野緑萬畝正面山
數重屛立如植長江横陳坐見潮汐來去相與公吾寺聯勝獻狀
于寸眸間異時傳弟以爲分華者入不貫重景氣鬱怒亦逝
去不顧明父始至治之從書且萬卷曰哦其上起居飲食未嘗
一不與山接既得主人而境奇章愈學初過之問其所以名曰
木也意其象搜巧曾要必與山相直然後名它日又云則巨傍

出極閒壯拔既而視乃其婦氏筠翁所書亦頗撥者字必欲坐明父曰吾至是歲再矣天子命我從事幕府月受去五萬錢囊米之入足以飽妻子其不宜敢佚也明甚然乘馬從徒不名一勞他人劫劫已獨猷暇間歛板上府偶旅尾官長後客禮輒退微毫分事可白衣出蚤作文書且不得禁介已則登茲樓賓青山岸巾持頤爽氣自至所謂手板者顧不挂眼吏如是不既幸已乎將以是文產間必子也爲我記者乎曰子之賢遠於人食其食必知其官充是心以行冨貴恐溷子耳於是歲者飢明父方經撫護羅旁郡則有日矣其還將試以在東米價問之

饒州鄱江樓記　　洪力朝

鄱城南鄱江門之上築樓觀之曰楚東閣中爲月波少西則鄱江樓相去各不能百步岧嶢波練横野緑萬畝煙雲風景大氐無以異而鄱樓據譙衛之前排闥禮接賓係垂領會叙輕輦之二者不侔比也往年梁於水與門俱撑于騎出入必顛之陪

□毋奏條案文武內謁覘偵邪支邪人環拱睨數公共誦言吾
□綁人郡倪以為居雖蘿蒲主者而外闔毋敢不提開此獨吾
不問奈居聽何故侯趙德勸以興作自說曉工匠材約略具集
而星家牽拘未克而從濟南王叔明來受印驂導入闥閣回首
乃見心以為不可下車之五日即真力惡法椽搜沮運佳史也
覽董攝之擇木於山買竹於林天釘瓦甓至柰赤白之須隨手
畀直價弗損於市百匠旦乩役莫得錢吝先謹趨毋假借召毋
浹辰屋已立五既月厥祭成三楹挾翼高出墉表者二十有五尺
脩□常有七尺衡二十九尺巍然雄尊屹為運國偉觀規撫亡
制視昔蓋有過之倚闌盡目水函太空天際帆檣可歷指而數
也方將斯振作濟龍舞於幽宮炎威赫赫當雨而雨應風得吾
歲民又益喜使君命酒高宴延賓朋賀成客或起而語曰城郭
□臺榭□由人之一身正冠肅容儼若居位則人望而敬莫今
敢□構光閣光闔四達皇望往來肩摩將與臂生浸於勢休矣

故皋門之伉書於大雅隆侯郡而儼乃室非直以聳觀瞻
要爲美也抑明天貸長者爲治知後先緩急御民必究夜漏未
盡三刻興視文書聽牒訟廷戶之間不聞大聲疾呼而上下相
安來者志滿願從懼其未終更踐璽書褒擢優不使佛此留將無
以寓異時卷卷意於是相與留石置樓上求文紀之得勒名示
將叔明名寅紹熙三年閏月壬戌記

賜書樓記　方舟先生

天下之書公書也或聚或散惟其一而已一者所以權聚散而
公天下之全仰惟國家貴飾在御奎躔右爛斯文照映累聖稽
擇中外聚散如出于一可謂公矣頃自渡江以來頒詔旨降繹
目脫五阨之會收四部之富廣齋宇三館所儲五學以至民間公
盛矣至於郡國多寡有無自其全者而視御之又可知貲之爲郡
有書樓者殆君賜也起前宣和辛丑魏侯瞿請于朝移此州
之賜以益此州之賜所可喜者威儀之舊典刑之遺煥然異時

太平乘象如韓宣子所見於二書之在魯若殊尚及矣歲月荒
老遺編散軼汗漫於所尽惟其甚可喜者豈惟昆岑源岷擘中
之舟夜半有力者負去則雖與任公書之責今太守宇文侯以
儒者之治事事物物爲此州起廢不惟其書家之所傳人之所
借肆之所市綴緝散逸抄錄殘缺比舊目凡增至七千餘卷皆
有攘因之以從故暑新成既舉其書爲廚簏之度于樓左右壁
突出如山絕去於風雨塵埃者遠矣哉石闕之昔之君子喜骨
以衆書爲耳目奇玩如衛公所謂未見未聞新書異冊者歉然飢
渴大酉不能必其全既全矣不能必其一一者何也合天下之
書權以至公雖其散者猶聚也經史子集府庫之目如坻壑海
東西南北無復涯矣至於白首自望洋者若於其不一而欲其全
則必人自一家字自一師衆說紛殽在彼在此皆費籠絡有不
全矣斷自唐虞若缺其帝之史刪去楚國者士子學之詩八索
之果爲八卦又有三墳幾易矣九丘之果爲九疇又有五典哉

□旁取義而補自華之士作記以名冬官之說以吾藏文從之
吾史佚之志襍各有筒習壁科斗及篆竹簡汎自漢晉而下不
傳焉烏在其爲全也哉曾不若總天下之書一之以聖人之道
取其不全者公以傳之使之如陰陽寒暑類相感氣相通以納
于中和之域俾異端者不得術邪說者不得肆大小精粗并包
含貸士氣純一根本所至教化漸被若出一書此其權必有所
賴矣誠使繼典此州人能推廣侯之用心仰體皇上麗文
繼照之意齊道變人雅容揖遜於俎豆帷幄之間而敵愾不
徵之神足以折衝壓難於千里之外散佩大賜壽此書之威出
與斯民士女之宜但誘示士木輸奐矜然于副墨洛誦而已哉
侯又模兗州孔子顏子龕于樓之屏重文治增盛事也侯名紹
要字□百以出學登丁丑年進士第乾道七載十月初吉李石
記

士君子之所貴乎世者以其有傳世傳之以遠雖累數十世人
猶指爲士君子故家不減其先之所傳者茲可貴也自堯舜有
世而不得以私其子至於文武周公出於一家聖人事業兄弟
相世不絶如一人是富貴果不足以久其傳而孝之見於世者
莫如吾子孫之久此文武周公所以久其傳如堯舜天下後世
喜於稱道誦說樂其世而不廢者以其有傳也韓退之爲大儒
其子不識金根車陶淵明爲高上其後爲市司夫不識器用衛
度與流爲俗人皆無害其先者而人皆笑之以爲退之淵明羞
大之辱況今搢紳衣冠欲以富貴異其世使不至於貧賤而不
以其道則其辱將有甚者藏書樓者吾鄉鄧氏之先世也鄧氏
世居水之南而隱於羅泉之育村出粟樓以讀書名今幾世矣
至於吾友進道爲幾代孫人不以爲異其世者以其傳之久不
以爲壞取貪得者非獨其樓也以其名也非獨其名也以藏書
之人之寶也于金之器以爲貨貝而陳於市凡力可以負之舍

皆可得之若夫世傳之名雖陶朱猗頓有不得竊負而視之[illegible]
呼吾乃今知爲讀書樓爲傳世之器千金之貨敵也進道[illegible]
書自喜爲有用之學每上書北闕退見時相談兵時相以其可
用送大將与商確用兵利害大將廣爲重客將官之進道弃去
歸育村山得其先世所謂讀書樓傾橐金購之貯万卷其間以
老焉進道非獨以修其身亦欲其子孫之久其傳而不絶于讀
書之人也石以博士得罪居鄉進道以書石誘爲且激爲樓上
之游嗚呼吾與進道同鄉同歲進道能決意老於讀書樓吾獨
吏刑縣而不決然去之誠得掀髯爲樓上之客亦可以盡平生
不學之愧亦將以勉吾出云

黄樓記　　後山居士

熙寧十年京東東路安撫使曰某轉運使曰某判官曰某稽首
言河決澶淵南傾淮泗彭城當其衝夾以連山扼以呂梁流洩
不時盈溢千里平地水深丈餘丁顧城中井出脉發東薄西隅

西入通泗南壕外埴土惡不支百有餘日而後已自蘇其浮淮
流工爲天子喜寵夜不逮以勞其人興廢應變因鄰雍密外爲
長堤乘高如虹以殺其怒內爲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
防於南門之外以通南山以安危厥發倉庾明勸禁以惠困窮
以督盜賊宣布恩澤巡行內外吏民嚮化興於事功法施四邑
戢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
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　制詔諭意自其僚僉祗承
諭訓人神同力敢自爲功以逮大災而明揚褒大无以報稱乃
作黃樓於東門具列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
又爲之銘曰師道伏惟昔尚南仲內撫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
武尹甫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以義其
才自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曰師道又惟感而通之者道
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
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有作可舉而行爾曰

之患何與於此誠樂君臣之大義忘其不能置死亡黃樓之讖

詞曰

皇治惟成　修明法度　協和陰陽　十有一年　天灾時行

河失其防　齊魯梁楚　十里四達　潰亂散亡　皇仁憫憂

臨遣信臣　以惠東方　竄於下窮　慰安撫養　發散積倉

流人如歸　居人忘危　完聚靡傷　天叙批平　明聖成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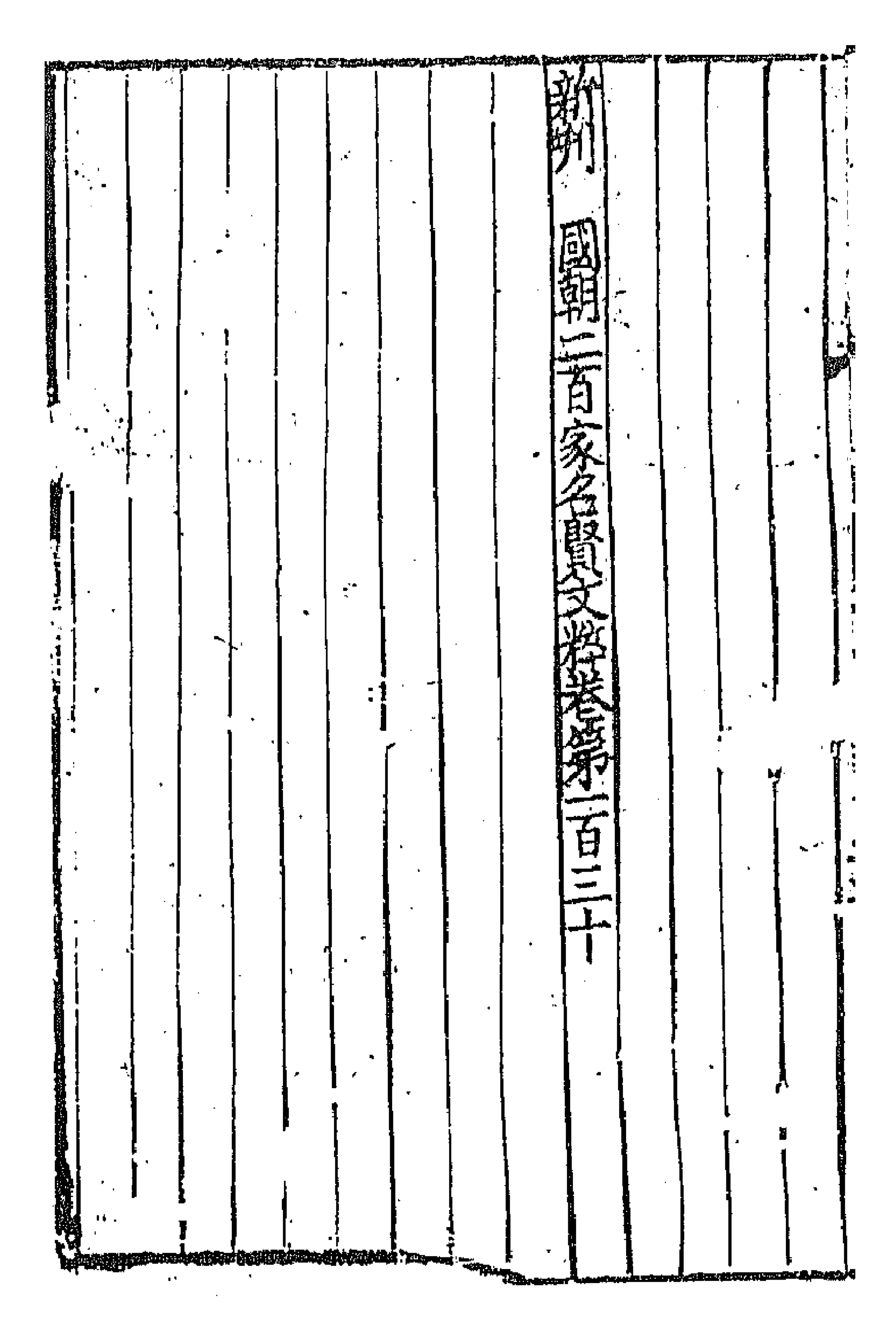
人神効祥　靈平告成　德施百世　繼古有光　農事修宁

百穀豐盈　万邦樂康　郡縣祇畏　允迪聖謨　終事無荒

皇功不居　歸休臣民　述昭遠揚　守臣拜手　夸大休嘉

使民不忘　敢發黃樓　以臨泗上　述脩故常　庶臣无安

原始要終　銘此石章　以告成功　以揚嘉聲　永永無疆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三十一